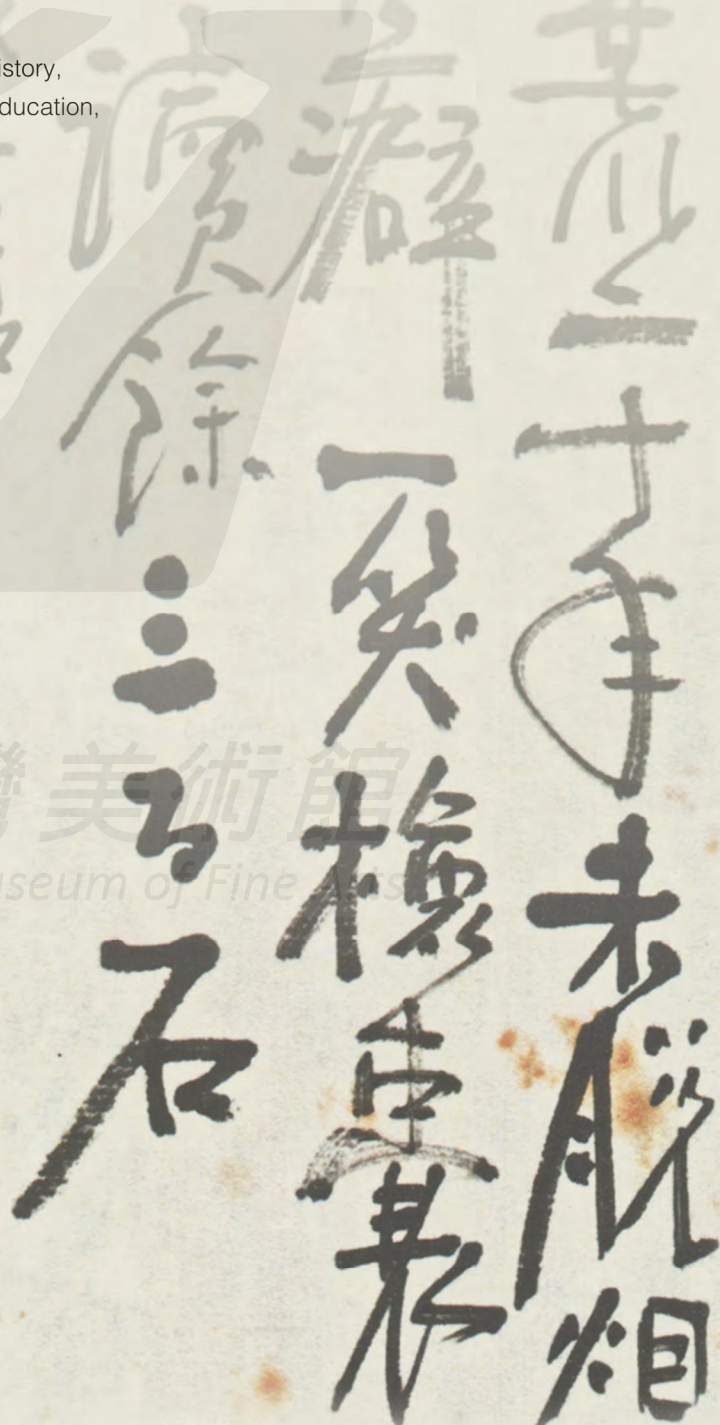


日治時期推動臺灣篆刻的領軍人物：尾崎秀真（1874-1949）

The Man Spearheading Seal Carving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Hotsuma Ozaki (1874-1949)

葉碧苓／輔仁大學歷史系暨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Yeh, Pi-Ling /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nd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Orient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摘要

尾崎秀真（1874-1949）自1901年來臺後，即積極參與各項篆刻雅集活動，1907年發起日治時期臺灣第一個篆刻印社，鼓吹學印風氣，並利用在《臺灣日日新報》任職之便，在該報刊登篆刻作品，讓臺、日印人有作品展示的園地。還以藝文界知名人士的身分為篆刻家寫印譜序文，刊載篆刻識評文章，提升大眾印藝學養。對於有意投入篆刻研創者，慷慨將自藏印章鈐製成印譜贈與學習。此外，又接待日本篆刻家來臺做印學交流。

尾崎秀真是詩書畫印的全才，篆刻對他來說只是業餘的「趣味之作」。從篆刻作品的藝術成就來看，尾崎或許稱不上「專業篆刻家」，但因他交遊廣闊、見多識廣，且惜才、愛才，因此提拔多位臺、日籍印人。綜觀整個日治時期臺灣篆刻界，稱尾崎為推動臺灣篆刻的「領軍人物」，應該名實相符。

關鍵字：尾崎秀真、魏清德、古邨讀餘印存、水竹印社、玉山印社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bstract

After coming to Taiwan in 1901, Hotsuma Ozaki (1874-1949) immediately began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ctivities related to seal carving. In 1907, he initiated Taiwan's first seal carving societ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o promote the art of seal carving. He used his position at "Taiwan Nichinichi Shinpo" newspaper to publish works of carved seals, giving Taiwanese and Japanese seal carvers a place to showcase their pieces. He also used his position as a renowned expert in the field of art to write prefaces for seal carvers and published review articles for the craft; greatly increasing the public appreciation for carved seals. For those who desired to enter the craft of seal carving, he generously created prints of seal carving from his collection for their study. Furthermore, he invited Japanese seal carvers to Taiwan for academic exchanges.

Hotsuma Ozaki is truly a multi-talented man in poetry, calligraphy, Chinese painting and seal carving. For him, the craft was merely his amateur "hobby and interest". In terms of achievements for his carved pieces, it was not possible for Ozaki to be viewed as a "professional seal carver", but his many social relationships, broad perspectives, and his love and care for talented individuals allowed him to promote many Taiwanese and Japanese seal carvers. When examining the entire field of seal carving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naming Ozaki as the "spearhead" of the art in Taiwan is a title that fits the bill.

Keywords: Hotsuma Ozaki, Qing-de Wei, Preserved Prints of Seal Carving from Koson, Shuizu Seal Carving Society, Yushan Seal Carving Society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壹、前言

20年前（1997），筆者就讀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期間，在《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時報》等日治時期的新聞、雜誌與書籍，閱讀過尾崎秀真（1874-1949）發表的漢詩、文章、書法、繪畫、篆刻等作品。一位日治初期就來臺灣，在臺灣待了45年（1901-1946），將人生的精華歲月奉獻給臺灣的日籍文化人，在臺灣藝文界究竟扮演怎樣的角色，當時筆者充滿無限的好奇。

目前學界有關尾崎秀真的相關研究不多，單篇論文只有廖瑾瑗〈「物」的觀看——論尾崎秀真的「趣味」觀〉、¹施翠峰〈臺灣美術奠基功臣尾崎秀真〉，²以及黃琪惠〈臺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³等3篇。另外尚有兩篇學位論文，白佳琳〈尾崎秀真在臺文化活動及漢詩文研究（1901-1946）〉⁴、鳳氣至純平〈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的台灣歷史像〉。⁵不過，上述這些論文都未談及尾崎秀真的篆刻作品及其在臺灣篆刻界扮演的角色。

至於針對日治時期臺灣篆刻的相關研究也不多，梁乃予〈日據時代在台日本印人〉⁶一文，對日治時期在臺的日本印人與篆刻社團有簡單的敘述，但其羅列的日本印人中並無尾崎秀真。王北岳《四十年來臺灣地區美術發展研究報告之四——篆刻研究之研究報告》⁷的第一章有「日據時期的印壇」一節，介紹當時印壇的水竹印社與《拾逸印集》，以及臺灣著名的篆刻家及篆刻收藏家，但並未提及尾崎秀真與水竹印社、《拾逸印集》之間的關聯性。李中然〈石原文庫所藏印譜之調查與研究〉，⁸主要探討臺灣大學圖書館現存石原西涯（1872-1938）之印譜內容，以及石原西涯篆刻作品之風格，在「印學社團同人」一節中，提出齋藤透與尾崎秀真兩人跟石原西涯的關係最為密切，是目前學界對尾崎秀真篆刻論述內容最多者。簡英智〈從臺灣所藏古印譜試析對篆刻流風的影響〉⁹一文，對1949年臺灣所藏古印譜及

1. 廖瑾瑗，〈「物」的觀看——論尾崎秀真的「趣味」觀〉，收入《背離的視線——臺灣美術史的展望》，臺北，雄獅，2005年，頁253-293。
2. 施翠峰，〈臺灣美術奠基功臣尾崎秀真〉，《藝術家》第376期，2006年9月，頁493-497。
3. 黃琪惠，〈臺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史物論壇》第5期，2007年12月，頁111-139。
4. 白佳琳，〈尾崎秀真在臺文化活動及漢詩文研究（1901-1946）〉，臺中，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7月。
5. 鳳氣至純平，〈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的台灣歷史像〉，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年8月。
6. 梁乃予，〈日據時代在台日本印人〉，收入《意古樓印課》，臺北，台灣印社，2001年，頁567-582。
7. 王北岳，〈四十年來臺灣地區美術發展研究報告之四——篆刻研究之研究報告〉，臺中，臺灣省立美術館，1995年，頁19-20、47-50。
8. 李中然，〈石原文庫所藏印譜之調查與研究〉，新北，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6月。
9. 簡英智，〈從臺灣所藏古印譜試析對篆刻流風的影響〉，《書畫藝術學刊》第18期，2015年6月，頁215-230。

20世紀前半臺灣篆刻流風略有著墨，但將1907年尾崎秀真與村木鬼空、杉阪牛魔等人所組的印社，與後來澤谷星橋（1876-1925）在臺南成立的「水竹印社」混為一談。

尾崎秀真活躍於日治時期臺灣的文化界，就如同《臺灣經濟叢書 2》的篇前對尾崎的介紹：「尾崎秀真是知名的趣味家，對於書畫、古董、篆刻、和歌、漢詩等，無一不通，在臺灣的歷史與考古學界中頗具盛名與權威。」¹⁰筆者是篆刻門外漢，試撰此文探討尾崎秀真的篆刻作品、印譜，及其在日治時期與臺灣篆刻界的往來事蹟，以文獻為主的敘述，必有不足，還請方家不吝指正。

貳、生平簡介

尾崎秀真，原名秀太郎，明治7年（1874）11月21日，出生於日本岐阜縣加茂郡西白川村字河岐百番戶（現為加茂郡白川町）。白川町位於岐阜縣南部，其北邊是古時美濃國與飛驒國的交界，由於位在群山之間，境內海拔落差極大，主要的聚落從白川沿岸開始發展，境內有九成都是山林地。白川町西部有自北方流入的飛驒川，在町境內與自東邊流入的佐見川、白川、黑川與赤川合流，再朝西南方流出。此地與1996年12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之「合掌村」相距不遠。

尾崎之母太田久枝相傳係第30代敏達天皇（538？-585）之子孫，因此尾崎及其子女之名字都承襲母家的「秀」字。¹¹其父松太郎為幕末國學者平田鐵胤（1799-1840）的門人。平田鐵胤本名碧川篤實，為平田篤胤（1776-1843）之門人暨養子。平田篤胤為日本神道教「秀真文」研究大家，尾崎遂自署「秀真」。¹²號白水，係紀念出生地「白川」。1907年2月搬入讀古村莊後（今臺北市福州街郵政醫院附近），開始使用古村、讀古村莊主人等字號。

尾崎家原為豪農，田產頗豐，明治維新後，日本「廢藩置縣」，尾崎松太郎擔任西白川村之村長。1886年5月，為響應當時殖產興業的政策，變賣家產，投入生絲產業。不料，經營不善，導致累世家產全部耗盡。1887年3月，尾崎自尋常小學校（4年制）畢業。因村中沒有高等小學校（4年制），遂寄宿於美濃關町親戚塚原敬一家中。一面就讀小學校高等科；一面隨塚原學習醫術、兼習漢詩文。1891年3月，小學校高等科畢業，因家產已傾，無法支付其就讀中學校的學費，尾崎只好繼續待在塚原家自學。同年10月28日，濃尾大地震，塚原家在震災中付之一炬，尾崎

10. 尾崎秀真，〈原始的經濟の研究〉，《臺灣經濟叢書》2，臺北，臺灣經濟研究會，1933年，頁24。

11. 尾崎秀真，〈尾崎秀實の生い立ち〉，《回想の尾崎秀實》，東京，勁草書房，1979年，頁228-229。

12. 山田敬三，〈尾崎秀樹著《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中譯本評介〉，收入尾崎秀樹，《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臺北，人間，2004年，頁343。

大難不死，留在當地救護醫院任代診生，救助罹難者，並儲蓄赴東京的資金。

1892年11月，尾崎在居住於東京的叔父市三郎的引介下，離開美濃上東京，先在墨田區本所的近藤醫院任藥局生，借住於叔父在神田三崎町家中。1893年，擔任《醫海時報》（週刊）編輯，因編輯事務數度訪問當時擔任內務省衛生局局長的後藤新平（1857-1929）。1894年7月，清日甲午戰爭爆發；8月，《醫海時報》停刊。兒玉源太郎（1852-1906）等人在廣島發起「解雇軍夫救護會」，拔擢後藤為檢疫事務官長，尾崎隨後藤一起赴任，擔任救護事務。¹³

1895年4月，甲午戰爭結束後，尾崎回到東京。從依田學海（1834-1909）學漢詩，從渡邊重石丸（1837-1915）研國學，從高崎正風（1836-1912）學和歌。依田學海是明治時期漢學詩文大家，亦善書法篆刻。¹⁴ 尾崎拿出僅有的儲蓄，創辦《新少年》雜誌，與依田美狹古（1867-1958，依田學海之子）、阪井良久岐（1869-1945）、岡崎春石（1879-1957）、鹿島櫻巷（？-1920）、金子薰園（1876-1958）等人共同編輯。同時期，為了鼓勵日本的後進青少年，尾崎與巖谷小波（1870-1933，巖谷一六之子）、阪井良久岐、宮崎來城（1871-1933）、足達疇村（1868-1946）、渡邊光風（1868-1940）等組成「桃太郎會」，鼓勵青少年從事文學研究與創作。¹⁵ 而足達疇村篆刻早慧，日後更成為日本篆刻名家。尾崎秀真在此一時期開始接觸篆刻，不言可喻。尾崎在1907年5月的日記中記有「刻石印三枚，頗愜十五年刀痕之意。」¹⁶ 據此推算，尾崎開始刻印即是1892年底上東京之後。

1898年《新少年》雜誌經營困難，遂與另一少年雜誌《少國民》合併，但因編輯理念不同，不久尾崎就辭去編輯工作。翌年，考入《報知新聞》擔任記者。1901年4月，得到後藤新平的提攜，遠赴臺灣擔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記者。臨行之際，好友岡崎春石賦題〈送尾崎白水之臺灣〉七律二首：「祖席何須別淚紛，期君翰墨去收勳；魚龍出沒滄溟水，鸛鵲飛迴紫塞雲。磊落雄懷吞六合，縱橫健筆掃千軍；此游酬得平生志，萬里天南問異聞。男兒豈可老閭閻，投跡南荒也不嫌；濕霧山河生瘴癘，駭聽日夕變涼炎。匣中寶劍霜芒動，城上胡笳客恨添；仰見親王餘烈在，廟門松栢自森嚴。」¹⁷ 期許尾崎不要畏懼南方臺灣的蠻荒、瘴癘疫病，好好發揮文才，建立功勳。

13. 尾崎秀真，〈尾崎秀實の生い立ち〉，《回想の尾崎秀實》，東京，勁草書房，1979年，頁228。

14. 尾崎秀樹，〈父のうしろ姿〉，收入《私の父、私の母》，東京，中央公論社，1994年，頁55。

15. 尾崎秀真，〈尾崎秀實の生い立ち〉，《回想の尾崎秀實》，東京，勁草書房，1979年，頁229。

16. 古村，〈田園日記〉（六十），《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5月28日，版3。

17. 岡崎春石，〈送尾崎白水之臺灣〉，《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6月6日，版1。

尾崎懂得一些醫藥知識，加上本身體格壯碩，雖出生於嚴寒之村，但在臺灣一待就是45年，期間幾乎沒有生過什麼大病。1905年11月，他與總督府參事官大津麟平（1865-1939）、法院判官藤井乾助（烏榑、葦城，1865-1925）一同攀登新高山（玉山），此舉開啟臺灣「趣味登山」的一頁。事後尾崎在《臺灣日日新報》連載「新高山紀行」66回，藤井也以松龍生為名連載「新高山探險日記」32回。¹⁸由於尾崎和藤井都會篆刻，所以在登山裝備中特別放入刻印工具，準備登頂時在石壁上鐫字，¹⁹途中也撿取適合作為印材的竹節、樹頭、石材等，有別於一般登山客。

尾崎來臺初期頗苦於居所問題。1904年4月，繼初山衣洲（1855-1919）之後，搬入總督兒玉源太郎位於城南的別墅「南菜園」借住。²⁰1906年4月，兒玉總督離職，10月「南菜園」寄贈臺灣婦人慈善會，尾崎秀真一家亦搬離，暫居臺北城內府前街。後來在兒玉的協助下，在城南古亭莊「南菜園」附近購地築屋。1907年2月，一家人歡喜入住，尾崎賦詩〈移家古亭村庄〉七絕二首：「蔬園繞屋隔塵寰，蝶舞花飛境自閒；辛苦移家別無意，窓前直欲望南山。四面田園一望平，菜花門外少車聲；此間最喜知音在，壁上古琴寒籟清。（移家之日，山本竟山贈金農先生〈寒籟古琴銘〉一幅，故及。）」²¹尾崎將其家屋取名「讀古村莊」，自號「古村」、「讀古村莊主人」等。尾崎在讀古村莊安居後，隨即與村木鬼空、杉阪牛魔等人在此籌組日治時期臺灣第一個印社，之後又多次接待日本來臺篆刻家。1930年代後，尾崎先後又使用過「石翁」、「對石莊」、「讀畫書樓主人」、「讀石聞蘭室主人」等別號，且有留下署名、印石邊款或印拓。

尾崎來臺後在《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工作，1904年4月升任主筆。除了報刊日常編輯業務外，陸續編撰過「新高山紀行」、「開春詩紀」、「田園日記」、「古今書畫名蹟」、「匆匆來去錄」、「合歡山探險」、「寸心千古——水竹印社選」、「讀古村莊清談」、「古邨讀餘印存」、「指頭禪」等專欄，展現其深厚的文史見識與書畫篆刻鑑賞功力。

1922年4月，臺灣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1855-1930）為了宣示臺灣治政進入新的階段，並宣揚日本在臺之統治史蹟，遂成立「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希望以3年時間蒐集、編纂臺灣統治25年（1895-1919）之史料，並撰成日本統治時期歷史為主的「新臺灣史」，²²以別於1920年出版之連橫《臺灣通史》。

18. 林政君，《從探險到休閒》，臺北縣，博揚，2006年，頁170。

19. 白水，〈新高山紀行〉（二），《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11月22日，版3。

20. 許時嘉、朴澤好美編譯，《初山衣洲在臺日記（1898-1904）》，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6年，頁524。

21. 尾崎白水，〈移家古亭村庄〉，《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2月26日，版1。

22. 〈時報：臺灣史料編纂會の創設〉，《臺灣時報》第35號，1922年6月，頁3-4。

委員會之主要成員有部長持地六三郎（1867-1923）、主査田原禎次郎（1868-1923）與委員尾崎秀真3人。²³3年的修史事業在田原、持地過世後人員雖有適時的補充，但因新任總督伊澤多喜男（1869-1949）配合加藤高明（1860-1926）內閣的政策，在臺灣進行行政改革，總督府編制大幅縮小，致使編纂委員會實際運作停頓了，「新臺灣史」的修史事業遂告中斷。為此，尾崎雖霸氣的寫下〈罷官〉（四絕句）：「老來拋職去，頓覺一身輕；繞屋幽篁色，今朝特地清。園林高臥日，始識半生非；門外人過少，幽禽自在飛。靜晝焚香坐，妻孥繞膝聽；個中饒樂事，日日在家庭。卅角出鄉關，如今兩鬢斑；宦途行已盡，何處是青山。」²⁴但不禁感嘆此「實為日本學界之恥辱」。²⁵

在家賦閒將近1年後，1925年底，尾崎陸續擔任臺灣總督府社會事業囑託、臺灣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會之調查委員、臺灣美術展覽會的推動及評議員、臺灣博物館協會理事等職務。並且以個人之力，持續進行臺灣史的編撰工作，陸續發表〈臺灣四千年史之研究〉、〈臺灣四十年史話〉系列，以及一連串有關臺灣考古與原住民等相關研究，可謂著作等身。

此外，尾崎秀真亦是一位「愛石家」，家中收集無數各式奇石、印石。²⁶就連做夢都會夢到拾獲石印。1928年秋天，尾崎夢到重歸故鄉，拾獲刻有「窗外桃花水」石印一方，因而寫下〈窗外桃花水有序〉及五言絕句5首：

秋夕獨眠夢歸故山，見四十年前江鄉暮春風景。途上偶拾石印一方，刻「窗外桃花水」句，布字整齊、刀法典雅，撫摩少頃覺來，猶彷彿身在家山舊釣磯時也。追懷往事，用前句湊成五絕句以誌不忘。

窗外桃花水，溶溶照我顏；卅年前舊夢，猶繞釣魚灣。窗外桃花水，碧涵舊草廬；最思年少日，日日掬香魚。窗外桃花水，紅潮映白扉；橋邊時駐杖，一鳥掠魚飛。窗外桃花水，魚梭白織銀；村醪留客醉，風味愛香鱗。窗外桃花水，盈盈漲小橋；詩心隨落瓣，飄拂雨蕭蕭。²⁷

23.〈持地六三郎（府史編纂委員會部長ヲ命ス）〉，《大正11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3454冊7號文書，1922年5月18日。〈田原禎次郎（社會事業調查及府史編纂事務囑託）〉，《大正11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3454冊2號文書，1922年5月3日。〈尾崎秀真（府史編纂事務囑託）〉，《大正11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3454冊3號文書，1922年5月5日。

24.尾崎秀真，〈罷官〉，《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1月8日，版n4。

25.尾崎秀真，〈臺灣四千年史之研究（一）〉，《臺灣時報》第65號，1925年3月，頁68。檜山幸夫，〈解說〉，《台灣史料網文》下卷，名古屋，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台灣史料研究會，1989年3月，頁387-394。

26.〈石を愛する それは藝術の極致 東洋趣味の豊かなも〉，《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7月20日，版3。

27.古村尾崎秀真，〈窗外桃花水有序〉，《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9月22日，版4。

尾崎在臺45年，期間除了數次短暫回日，以及1915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曾至廈門、福建視察外，²⁸其他時間都居留臺灣。若非日本戰敗，尾崎似乎準備與許多好友一樣，「埋骨」臺灣。

叁、印人往來與組織印社

一、1922年以前的印人往來

乙未割臺後，因為「同文同種」的歷史淵源，大量具有漢學素養的日本學者、文人來到臺灣，協助總督府建立殖民政權。縱使語言一時無法溝通，依舊可以藉由漢字筆談來傳達訊息。定期的詩文唱和與詩會活動，使漢詩文成為一項殖民政權的籠絡工具。而這批具有漢學素養的日籍人士，通常也都同時具備一些書法、繪畫或篆刻能力。對他們而言，這些是專業與職業之外，排遣生活的「趣味」活動。但經年累月的技能磨練與鑑識眼光的累積，不少人從業餘的「趣味」層次，提升至專業之境。

目前筆者所見，日治時期最早的篆刻活動，大約始於1900年前後。在尾崎秀真的前輩初山衣洲日記中曾多次出現印石往來，例如：1900年7月19日，「早晨關口長之來贈石印」；1901年4月15日，「林寄來印材」；1901年7月14日，「東京林古松送來石印四個」。²⁹1902年2月23日，日治時期第一個趣味會「一品會」在國語學校教授中村櫻溪（忠誠，1852-1921）家中召開。³⁰「一品會」顧名思義就是會員每人提出一件作品，供與會者互相觀摩、賞玩，尾崎秀真與初山衣洲都是會員，他們是否曾提出自己的篆刻作品，目前尚缺乏進一步的資料佐證。不過，「一品會」似乎僅持續短短兩年時間。³¹

1907年2月底，尾崎秀真搬入讀古村莊，他與當時居住在臺南的村木鬼空、杉阪牛魔等人結成印社，互相研究印材與篆刻。³²筆者搜讀尾崎自該年3月3日起在《臺灣日日新報》連載的「田園日記」發現數則記載：3月5日，「神洲君攜來在臺東巡視時拾獲之石數顆，品味殊佳。」³³4月6日，「烏捷君攜來醒仙翁之印影箋，……肱塘君攜來石印二顆，……」烏捷就是與尾崎一起攀登新高山的藤井乾助，醒仙應該是大橋知信（1836-1906），尾崎對這份印影箋上的白文印〈綠煙紅

28.〈編輯謄錄（五月十三日）〉，《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5月14日，版6。

29.許時嘉、朴澤好美編譯，《初山衣洲在臺日記（1898-1904）》，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6年，頁159、237、260。

30.〈一品會〉，《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2月23日，版2。

31.〈一品會雅集〉，《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12月29日，版2。

32.尾崎秀真，〈臺灣四十年史話〉（三一）三板橋（下），《臺灣時報》第219號，1938年2月，頁98。

33.古村，〈田園日記〉（四），《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3月7日，版3。

雨〉特別讚賞，筆力不凡，「紅」字的避「糸」偏、讓「工」旁的大膽結字，也非一般人能為。至於簑島肱塘自刻的石印2顆，尾崎的評語是印面稍嫌不足，印材古樸、印鈕雅緻。³⁴ 4月9日，烏榑君寄來三紙大橋醒仙的印箋讓尾崎鑑定其印材為何？尾崎從摹印鈐押的狀況判斷應該不是石印，也非木印。³⁵ 4月11日，烏榑君回信，對尾崎的鑑識眼光大感敬服，原來有兩顆是陶印，另一顆雖是石印，但因押捺用紙是「蓮草」製成，所以讓人造成錯覺。³⁶ 4月17日，（木村）地天君贈古刀一口。³⁷ 4月24日，訪（小泉）盜泉君談印，適逢知印趣味之中西（謙輔）先生與（安江）五溪山人亦來。快談書法、美術、繪畫總總。³⁸ 5月13日，訪盜泉君，觀君近作之印，頗驚其進境，石印4顆〈此畜生〉、〈須彌山〉、〈如斯而耳〉、〈天裂石飛〉，白文大篆多用雙刀法，腕力遒勁中帶有一種蒼老之縹緲韻味。³⁹ 小泉盜泉（1867-1908）雖學歷不高，卻有著無人能望其項背的才華，他博學無匹、才氣縱橫，係一不可多得的鬼才，被譽為日治初期「臺灣的三怪人之一」。1908年初返回日本，同年9月留書失蹤。1年後，尾崎曾在《臺灣日日新報》連載「愁魔王盜泉」9回，並刊出其所刻之〈天裂石飛〉（圖1）及足達疇村為其所鑄之〈愁魔王璽〉（圖2）。⁴⁰

1907年5月18日，疇邨君寄贈石印3枚，〈綠楊深處〉、〈天衣無縫〉朱文，頗傳薇山之神韻。薇山即足達之師四世濱村藏六（1826-1895）。〈虛心〉白文，達到清人近體之佳境。筆者認為清人近體概指西泠八家等人之意。疇邨君就是尾崎東京的好友足達疇村，尾崎認為他的朱文印「海內第一」，最近之作更具老境。⁴¹ 5月26日，終日關門，刻石印3枚，優遊於金石，頗愜十五年刀痕之意。⁴² 6月11日，葦城君寄來醒仙翁之印影。⁴³ 7月17日，石雲山房（足達疇村）寄來近刻印影。⁴⁴ 7月25日，訪（貴島）旭園（健，?-1910）主人，觀其所藏林佶（1660-1720以後，號鹿原）之石印，鹿原篆刻得「清朝第一」之名，尾崎初次得見。⁴⁵ 貴島旭園乃呼吸、消化系統專門醫師，1906年8月來臺於北門郵局附近開業，收藏許多珍貴



圖1 小泉盜泉 〈天裂石飛〉（圖片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9月12日，版6。）



圖2 足達疇村 〈愁魔王璽〉（圖片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9月12日，版6。）



圖3 西樵石、新井洞巖、尾崎秀真、須賀蓬城合鑄 〈古邨小集〉 1911 3.5×3.5公分 藏處不詳（圖片出處：尾崎秀真，《古邨印存》，臺北，尾崎秀真，1918年，無編頁，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34. 古村，〈田園日記〉（廿九），《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4月9日，版3。
35. 古村，〈田園日記〉（卅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4月11日，版5。
36. 古村，〈田園日記〉（卅二），《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4月13日，版3。
37. 古村，〈田園日記〉（卅七），《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4月21日，版3。
38. 古村，〈田園日記〉（四十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4月26日，版3。
39. 古村，〈田園日記〉（五十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5月14日，版3。
40. 白水真人，〈愁魔王盜泉〉（九），《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9月12日，版6。
41. 古村，〈田園日記〉（五十六），《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5月21日，版3。
42. 古村，〈田園日記〉（六十），《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5月28日，版3。
43. 古村，〈田園日記〉（七十），《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6月14日，版3。
44. 古村，〈田園日記〉（九十一），《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7月21日，版3。
45. 古村，〈田園日記〉（九十三），《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7月27日，版3。



圖4 須賀蓬城〈高砂文雅集〉（圖片出處：吉川利一、松尾德壽，《高砂文雅集》，臺北，高砂文集社，1914年，無編頁。）



圖5 須賀蓬城印影一頁（圖片出處：吉川利一、松尾德壽，《高砂文雅集》，臺北，高砂文集社，1914年，無編頁。）

的美石、印章。⁴⁶ 8月14日，編「古村莊收藏金石書畫譜」。⁴⁷ 可惜，尾崎的「田園日記」只刊載到8月15日，之後未見續刊。

1911年3月中旬，長崎篆刻家西樵石（仙，1868-1941）來臺，寓艋舺陳其春處。⁴⁸ 3月31日，與來臺之南畫家新井洞巖（1866-1948），以及時任臺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教諭須賀蓬城（1874-？），一同前往讀古村莊拜訪白水真人尾崎秀真。當天酒酣耳熱之時，四人合鑄〈古（西樵石）、邨（新井洞巖）、小（尾崎秀真）、集（須賀蓬城）〉一印（圖3），並合吟詩一首：「一談一笑畫樓中（新井洞巖），詩酒興酣筆自雄（西樵石）；恰是城南春好日（須賀蓬城），清遊小集古人風（尾崎秀真）。」⁴⁹ 此外，西樵石另刻〈致遠〉一印贈予尾崎，1922年尾崎在《臺灣日日新報》連載「古邨讀餘印存」系列時，曾將此印選出刊載。⁵⁰ 西樵石係小曾根星海（1851-1904，小曾根乾堂之子）之高徒，其父為知名之漢詩文家西琴石（道仙，1836-1913），亦善書法篆刻。⁵¹ 其後西樵石大約在1926年來臺定居，以教授茶道、花道、篆刻等維生，1941年7月17日病逝於臺北。⁵² 須賀蓬城係在臺日人中書畫、篆刻名家，1914年日治時期臺灣出版的第一本書畫圖錄《高砂文雅集》，書名頁就是須賀蓬城手繪如大閑章的臺灣地形圖，中央以篆字描成「高砂文雅集」5字，落款「蓬城」，並押白文「須賀」、朱文「金印」兩印（圖4），書中另收有須賀蓬城之印影1頁（圖5）。⁵³

1915年4月下旬，尾崎短暫赴福建、廈門一帶視察，這是《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尾崎唯一一次赴中國的記錄。歸臺後尾崎曾於臺北新公園的ライオン（獅子）咖啡廳之「番茶會」例會分享其考察心得。⁵⁴ 尾崎在《臺灣日日新報》連載「古邨讀餘印存」系列時，曾刊載福建印人陳雪邨之〈續十研軒〉，⁵⁵ 以及陳荔邨之5方印〈古邨觀古〉、〈讀古邨莊〉、〈白魚春水〉、〈讀古〉、〈華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⁵⁶ 大約係此時自福州攜回。其中，〈續十研軒〉、〈讀古村莊〉、

46. 〈一對六千圓の印材 一度印材の趣味を覺えると 不思議な愛著を感ずる 印材の權威 村木鬼空氏談〉，《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8月10日，版3。

47. 古村，〈田園日記〉（百），《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8月17日，版3。

48. 〈篆刻家西樵氏來る〉，《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3月17日，版3。

49. 〈編輯日錄〉，《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4月1日，版3。

50. 〈古邨讀餘印存〉（十），《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2月3日，版5。

51. 〈篆刻家西樵石來る〉，《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3月17日，版3。

52. 〈西樵仙氏〉，《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7月18日，版n2。

53. 吉川利一，〈高砂文雅集發刊趣意書〉，《高砂文雅集》，臺北，高砂文集社，1914年，無編頁。

54. 〈番茶會例會〉，《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5月25日，版2。

55. 〈古邨讀餘印存〉（九），《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2月2日，版6。該報將「陳」雪邨誤植為「林」雪邨。

56. 〈古邨讀餘印存〉（一六）、（一七）、（二二），《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2月10日、11日、15日，版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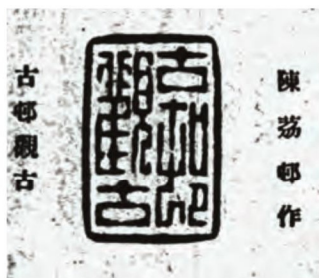


圖6 陳荔邨 〈古邨觀古〉、〈讀古〉、〈華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圖片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2月10日、15日，版5。）



陳雪邨〈續十研軒〉、陳荔邨〈讀古邨莊〉、〈白魚春水〉 2.6×1.6、2.6×2.5、2.5×2.5公分 創作年代、藏處不詳（圖片出處：尾崎秀真，《古邨印存》，臺北，尾崎秀真，1918年，無編頁，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白魚春水〉3方印，亦出現在1918年贈予石原西涯之《古邨印存》同一頁中（圖6）。福州人陳雪邨與其父陳壽柏，壽柏姪兒荔邨皆能刻。陳壽柏，本名宗烈，係福州百年石肆「義記」始祖，亦善壽山石雕刻。陳壽柏傳子可馴、可駱，可馴號雪邨，另立門戶稱「怡廬」，1950年遷居臺灣。根據《近代印人錄》對陳壽柏的記載：「傳節子（以豫，約1827-1898）、丁文蔚（1827-1890）游宦入閩時，語以浙、皖印派，乃變舊作，力追西泠諸老。」⁵⁷ 據此推測，陳壽柏大約生於1860年前後，而陳雪邨、陳荔邨大約生於1890年前後。附帶一提，1920年，陳雪邨曾替林熊光（朗庵，1897-1971）鐫刻3方自用印〈林熊光印〉、〈朗庵〉、〈畫禪〉。⁵⁸ 足見陳家父子姪兩代皆與臺灣篆刻界頗有淵源。

1916年6月18日，尾崎在讀古村莊舉辦「箇中禪」觀印會，與會者有松田寄山、杉阪牛魔、鈴村串雨、須賀蓬城、牧野竹浪、村田蔚堂、深谷蘇堂等20餘人。眾人拿出自己的新收藏及近鐫作品共同賞玩、品評。其中，杉阪牛魔新收之清初黃莘田用印〈黃任之印〉，眾人皆垂涎欲得。據此，筆者推估尾崎自1907年發起之印社，大致不定期有類似的活動持續進行。⁵⁹

1922年12月，東京篆刻名手中道對石來臺，寓讀古村莊，以應篆刻揮毫之需。為答謝尾崎殷勤款待之情，中道對石鐫刻〈左圖右書〉、〈尊中酒不空〉及印文不明之連珠印（圖7）等3方印贈與尾崎。⁶⁰ 尾崎答以〈贈中道對石翁〉：「金石奇文刻劃工，誰呼鐵筆做彫蟲；乾坤十二萬年業，都在指頭方寸中。（自楊子雲彫蟲之說興，學者多有引以肯綮論鐵筆，得此足為篆刻家揚眉吐氣。）」⁶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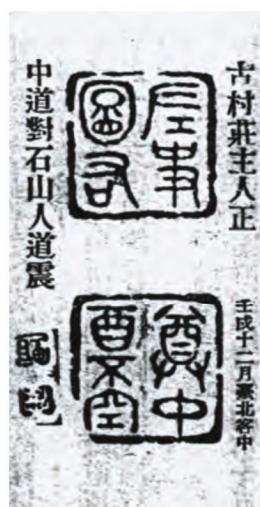


圖7 中道對石 〈左圖右書〉、〈尊中酒不空〉及印文不明之連珠印（圖片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12月9日，版6。）

57. 參考林乾良，《福建印人傳》，福州，福建美術，2006年，頁31-33，139-141。

58. 野中秀昭編撰，《林朗庵自用印展 華麗なる鑑藏印》，茨城縣，古河市篆刻美術館，2013年，頁30、68。

59. 古邨主人，〈讀古莊清談〉（三），《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6月20日，版5。

60. 〈古村主人正〉，《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12月9日，版6。

61. 古村尾崎秀真，〈贈中道對石翁〉，《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1月24日，版3。

二、婆婆洋印會

大約在1923年年初，一群印文同好者組成「婆婆洋印會」，會員每月於該會用箋鈐印兩方以上，各鈐25紙，送至會中（會員可能為26人，如下文）。並要求會員對自己的作品負責，不對他人作品妄加批評。會址設於臺北市明石町諏訪素濤宅邸。根據該會現存之《婆婆小景》共5集上之會員名簿，可知會員有尾崎秀真（古邨）、高澤壽（南山）、坪井信（華江）、鮫島清（巨洲）、鹽谷彌壽次（壽石）、嶺謙也（竹軒）、山崎輝馬（皋石）、竹島晴江（一方）、野間口利吉（墨華）、山村光尊（春王月）、小原甚吉（星洋）、牧野竹次郎（竹浪）、殿村京造（杏村）、高井清隆（得堂）、石原幸作（西涯）、諏訪忠藏（素濤）、岡本禎祐（周南）、荒木猪之助（五形花）、岩瀬義富（吾雲）、小野岐（支山）、毛利誠意（天仙果）、齋藤透（采唐）、長島紀一（鴻南）、三浦淺吉（東仙）、松田德三（天村）、滿尾元志（赫洋）等。至於村木虎之助（鬼空）、林熊徵（薇閣）、並川萩湖3人不見於會員名簿，但有出品記錄。另外，名簿上之石原西涯未有出品記錄。

會員名單以尾崎秀真居首，足見尾崎在該會的「領頭羊」地位。不過從會址設於諏訪素濤宅，大約可知他是主要的聯繫者。諏訪素濤（1871-?）來臺歷任巡查、軌道專務等職，擅長和歌俳句與鐵筆。1916年《臺灣日日新報》始政專刊上曾刊載其篆刻〈飲中八仙歌〉⁶²，此時他是「水竹印社」社員之一。諏訪從臺南調職臺北後，在臺日人之歌會團體「綠珊瑚」、「苔の會」等，經常在他的宅邸舉行活動，而這些歌會成員與印會成員重疊率極高。林熊徵（1888-1946）提出之藏品〈不翁〉、〈呂世宜〉及〈敏驥〉（童年）3方印蛻，極可能是尾崎居中引介的。因為〈不翁〉、〈呂世宜〉在尾崎連載「古邨讀餘印存」系列時，就曾出現過。⁶³

《婆婆小景》第1集的出品目錄註記「故」澤谷星橋，第4集收錄之印文及「星橋忌手向印」合作套印，為澤谷星橋逝世1週年追悼會之印作。當時《臺灣日日新報》也曾報導：1926年11月7日於圓山忠魂堂開星橋氏追福會，參會者持手向印一顆（印文隨意），席上將舉行「即刻」。⁶⁴「即刻」之「星橋忌手向印」合作套印之印文為：「青山長臥無哀戚，合掌一空，禪在人心中，如是不滅。綠水青山夜，清風明月時；與君相別後，無日不懷思。眼前閒事靜，心裏故人來。」尾崎所刻為

62. 〈飲中八仙歌〉，《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6月17日，版41。

63. 〈古邨讀餘印存〉（一六八）、（一六九），《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8月24日、25日，版5。

64. 〈星橋氏追福會〉，《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11月5日，版n2。



圖8 尾崎秀真 〈一空〉 1926
1.2×1.3公分 藏處不詳（圖片
出處：婆娑洋印會，《婆娑小
景》第4集，臺北，婆娑洋印會，
1927年，無編頁，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館藏。）



圖10 高澤南山 〈樹德〉
1930 3×2.9公分 藏處不詳
（圖片出處：高澤壽，《教育勅
語印譜》，臺北，高澤壽，1930
年，無編頁，國立臺灣大學圖書
館藏。）



圖9 婆娑洋印會11位成員合鑄 〈淺碧
細斟家釀酒，水紅初試手栽華〉 約
1927 7.1×6.4公分 藏處不詳（圖片
出處：婆娑洋印會，《婆娑小景》第5
集，臺北，婆娑洋印會，1927年，無編
頁，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一空〉朱文印（圖8）。因此，筆者推估1至4集可能是在1926年底辦完澤谷1週年忌後，於1927年1月同時彙集一起出版的。《婆娑小景》第5集出刊時間則為1927年8月，此集最末頁為11名成員之合作印〈淺碧細斟家釀酒，水紅初試手栽華〉（圖9），尾崎刻「紅」字。此後該印會持續運作至何時？缺乏相關資料佐證。惟1929年10月，另有「趣味之會」組織，似由「婆娑洋印會」擴大重組而成。以下為婆娑洋印會主要成員簡介：

高澤南山（1883-？），1910年東京帝國大學獸醫學科畢業，長期在臺擔任獸醫血清製造相關技師職務，1925年起向澤谷星橋學習篆刻。⁶⁵1930年初《臺灣日日新報》曾刊載其新年試刀作品〈南進牧馬〉。⁶⁶1928-1930年，曾將〈教育勅語〉鑄成40顆套印。1940年，日本「皇紀二千六百年」，也是〈教育勅語〉頒布50週年，高澤南山特別利用餘暇時間再將〈教育勅語〉全文刻成46顆套印，製成印譜，分送同好。⁶⁷臺灣大學圖書館「石原文庫」中，藏有1930年版之《教育勅語印譜》1冊（圖10）。

鯨島巨洲（1882-？），1903年來臺任總督府稅關鑑定官，1938年辭職，擅長和歌俳句。

鹽谷壽石（1894-1938），⁶⁸1922年5月來臺，1924年隨澤谷星橋學印，也是足達疇村之在臺弟子。1927年9月，尾崎秀真撥出讀古村莊庭院一隅讓鹽谷築小宅

65.高澤壽，〈予の趣味〉，《臺灣時報》第134號（1931年11月），頁60。

66.〈昭和庚午新年試刀〉，《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月19日，版8。

67.〈教育勅語漢譯全文を念々四十六顆に篆刻〉，《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12月31日，版3。

68.根據1939年2月鹽月桃甫之記載：「柳宗悅在之後，會從東京將這本書（《木喰五行上人の研究》），獻在篆刻家鹽谷壽石的靈前，這也不能不說是一種因緣。」筆者推斷，鹽谷壽石大約於1938年底前後去世。鹽月桃甫，〈木喰五行上人 文並びに繪〉，《新高》第12號，1939年2月，頁3。



圖11 嶺竹軒 〈美意延年〉
（圖片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1月4日，版4。）



圖12 野間口墨華〈延年益壽〉
（圖片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1月4日，版4。）



圖13 山村春王月 〈具一隻眼〉、〈春王〉（圖片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3月6日，版6。）



圖14 牧野竹浪 〈讀古〉、〈左竹右蘭〉、〈嗜詩如酒〉 1.4×1.9、3×3、3.1×3.1公分 創作年代、藏處不詳（圖片出處：尾崎秀真，《古邨讀餘印存》，臺北，尾崎秀真，1922年，無編頁，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居住，專心讀書研藝。⁶⁹ 同時間，鹽谷開始在《臺灣日日新報》連載〈老子·道德經〉篆刻套印。⁷⁰ 臺灣大學圖書館「石原文庫」中，藏有此一印譜10冊，凡553方。1927年11月，足達疇村來臺，在尾崎讀古村莊接受招待，鹽谷日夕親近請教，篆刻功力因此大增。1932年前往滿洲國，1936年2月為溥儀鑄刻滿洲國御璽〈康德御覽之寶〉，同年底風光回臺舉辦「壽石百印會」，聯絡處仍設在尾崎的讀古村莊。⁷¹

嶺竹軒（1876-？），1902年來臺任通信技手，1930年升任臺北市新起町郵便局局長。1924年初，《臺灣日日新報》曾刊載其朱文印〈美意延年〉（圖11）。⁷²

野間口墨華，1897年來臺任鐵道部書記，亦擅長墨竹。1924年初，《臺灣日日新報》曾刊載其刀形印〈延年益壽〉（圖12）。⁷³

山村春王月（1875-？），1901年來臺歷任專賣局、臺北市役所書記，綠珊瑚與苔的會成員。「古邨讀餘印存」系列，選有〈具一隻眼〉、〈春王〉（圖13）兩印。⁷⁴

牧野竹浪（1860-？），1906年來臺任總督府雇，兼擅書法。「古邨讀餘印存」系列，選有〈讀古〉、〈左竹右蘭〉、〈嗜詩如酒〉（圖14）等印，⁷⁵ 〈讀古〉一印尾崎經常鈐押於書畫作品。

高井得堂（1867-1938）歷任總督府民政部秘書課、文書課課員，擅長書法、繪畫，民政部的門札、鵝鑾鼻記念碑皆出於他的揮毫。⁷⁶

69.〈鹽谷壽石致渡邊刀水信函〉，1927年9月17日，收入渡邊刀水，《雁魚集》第45卷，臺北私人收藏。

70.鹽谷壽石〈老子·道德經〉系列一～五五三，《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9月14日，版n3～1930年1月21日，版n3。

71.〈壽石百印會〉，《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12月11日，版n2。

72.〈臺北嶺竹軒作〉，《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1月4日，版4。

73.〈臺北野間口墨華作〉，《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1月4日，版4。

74.〈古邨讀餘印存〉（四〇），《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3月6日，版6。

75.〈古邨讀餘印存〉（一六）、（六二），《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2月9日、3月28日，版5。

76.〈無絃琴〉，《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月15日，版2。〈極南端鵝鑾鼻岩上八景記念碑除幕式〉，《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2月3日，版4。



圖15 松田天村 〈三野國人〉、〈久在炎荒〉 2.8×2.8、2.8×2.8公分 創作年代、藏處不詳（圖片出處：尾崎秀真，《古邨印存》，臺北，尾崎秀真，1918年，無編頁，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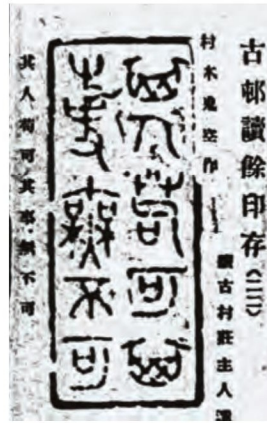


圖16 村木鬼空 〈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圖片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2月16日，版5。）

岡本周南（約1857-？），號鐵筆道樂叟，兼攻書畫，經常參與嘉社詩會及鴉社書畫會活動，在嘉義南門外開設岡本寫真館。其篆書作品曾於1929年新竹書畫益精會舉辦之全島書畫展中入選。⁷⁷

石原西涯係尾崎《臺灣日日新報》同僚，負責該報經營、販售業務，與尾崎往來密切。本文第四節另有詳細介紹。

小野支山（1870-？）在臺任職30年，1926年5月臺南測候所所長退休。精於考據之學，骨董書畫金石等亦深有研究。⁷⁸來臺初期經由尾崎的介紹，成為足達疇村在臺名義上的弟子。

齋藤采唐（1870-？）另有東籬、天耳等字號，室名曰亦足園。1896年來臺，歷任全臺各地之警務單位。1924年底升任臺東廳長，1929年10月因長期罹患瘡疾不癒，依願免官。

三浦東仙（淺吉，1882-？）在臺歷任民政局殖產局雇、屬等職務。1923年9月編撰《常用漢字典》。⁷⁹

松田天村（1871-1945），另有字號寄山、鼓仙，以文堂主人，1905年《臺灣日日新報》上即報導其為「鐵筆名家」。⁸⁰松田為尾崎所鑄之〈三野國人〉、〈久在炎荒〉（圖15），⁸¹尾崎經常鈐押於書畫作品。

村木鬼空（1882?-1934），曾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經常往返臺灣、中國、日本從事書畫、骨董、藥材買賣，收藏許多珍貴印材，曾見過其友人購自恭親王府中流出之雞血石珍品，一對開價6千圓。「古邨讀餘印存」系列，選有〈其人

77. 黃瀛豹編，《現代臺灣書畫大觀》，新竹，現代臺灣書畫大觀刊行會，1930年，無編頁。

78. 〈臺南測候所長小野氏退隱〉，《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5月23日，版n3。

79. 〈常用漢字典（三浦東仙編）〉，《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9月18日，版8。

80. 〈鐵筆名家〉，《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1月29日，版6。

81. 〈古邨讀餘印存〉（一九），《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2月12日，版3。



圖17 足達疇村 〈十二萬年金石壽〉、〈半窓紅日寫黃庭〉、〈心中有心〉 8.4×5.1、3.1×3.1、2.6×2.6公分 創作年代、藏處不詳（圖片出處：尾崎秀真，《古邨讀餘印存》，臺北，尾崎秀真，1922年，無編頁，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圖18 三浦東仙、小野支山、高澤南山、高井得堂、尾崎古村（秀真）、松田天村、諏訪素濤、鹽谷壽石、鮫島巨洲、西樵仙、石原西涯、足達疇村〈偶來太古巢邊地，同揖蓬萊島上仙〉（圖片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1月22日，版n4。）

苟可其事無不可〉（圖16）。⁸²1931年出版印材研究專論《桃紅艾綠》，1934年9月病逝於臺北。⁸³

三、1927年之後的篆刻活動

1927年11月7日，日本篆刻名家足達疇村來臺，尾崎與足達已是30多年的至交，尾崎來臺後兩人持續魚雁往來，足達也多次鑄印贈與尾崎。足達來臺，尾崎理所當然招待他入住讀古村莊。前此，尾崎連載「古邨讀餘印存」系列時，就選出〈十二萬年金石壽〉、〈半窓紅日寫黃庭〉、〈心中有心〉（圖17）等12顆印刊載，⁸⁴係所有印人作品介紹中數量最多的。11月20日，臺日藝文同好於圓山蜆亭雅集，為足達接風。當日由魏清德（1886-1964）撰句，由三浦東仙、小野支山、高澤南山、高井得堂、尾崎秀真、松田天村、諏訪素濤、鹽谷壽石、鮫島巨洲、西樵仙、石原西涯、足達疇村共同合刻〈偶來太古巢邊地，同揖蓬萊島上仙〉一印（圖18），尾崎刻「巢」字。席上另有小松天籟（吉久）、猪口鳳庵（安喜）、宮本瓦全城、玄中（黃淵源，時任新莊街長）等，賓主共17人。⁸⁵

1929年10月2日，石原西涯、西樵石、尾崎白水、村木鬼空等人，於北投桔梗屋舉行「趣味之會」發會式，預定每月1回小集會，會費50錢。在臺北之畫家、篆

82.〈古邨讀餘印存〉（二二），《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2月16日，版5。

83.〈一對六千圓の印材 一度印材の趣味を覺えると 不思議な愛著を感ずる 印材の權威 村木鬼空氏談〉，《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8月10日，版3。〈村木鬼空氏の二著〉，《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9月10日，版n3。〈村木鬼空氏逝く〉，《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9月16日，版11。

84.〈古邨讀餘印存〉（五）、（二三）、（二九），《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1月29日、2月17日、22日，版5。

85.〈圓山蜆亭雅集〉，《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1月22日，版n4。



圖19 趣味之會合鐫 〈竹疏烟補密，梅瘦雪添肥〉（圖片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2月28日，版n3。）



圖20 戴壽堪 〈爾來無處不恬然〉（圖片出處：陳宏勉，〈台灣篆刻推手——戴壽堪〉，《典藏古美術》第178期，2007年7月，頁83。）



圖21-1戴壽堪 〈此亦消遣法〉（圖片出處：戴壽堪，《比南印存》，臺北，戴壽堪，出版年不詳，王威凱先生藏。）



圖21-2 〈此亦消遣法〉創作年代、藏處不詳（圖片出處：趣味同人會，《拾逸印集》第3卷，臺北，趣味同人會，1934年，無編頁，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刻家、書家及同好者30餘名參加。溫泉浴後，眾人在北投燒製的素燒上揮毫、篆刻。⁸⁶此會活動樣式頗多，本文僅述與篆刻有關者。

1931年2月22日，趣味之會於西門町弘法寺開硯與印材陳列會，⁸⁷席上山村春王月、西樵仙、戴比南、嶺竹軒、高井得堂、三浦東仙、尾崎古邨、高澤南山、諏訪素濤、鹽谷壽石，合作鐫印〈竹疏烟補密，梅瘦雪添肥〉（圖19）尾崎刻「瘦」字。⁸⁸戴壽堪參與合刻，這是筆者目前看到報刊登載多人合刻印有臺籍印人與日籍印人合作鐫印的首次記錄。

戴壽堪（1902-1964），字鶴年、號比南，1934年起任臺北市役所稅務課書記，戰後初期任臺北市政府總務科科長。自幼喜歡吟詩、刻印，1920年代初期開始參加瀛社活動，而尾崎也經常是瀛社吟會的座上賓，兩人或許就是在類似場合結識。1931年初，《臺灣日日新報》刊出其印作〈剪毛胡羊大如馬〉。⁸⁹1936年8月5日所刻〈爾來無處不恬然〉（圖20），曾獲尾崎主催之臺灣書道協會全國書道展覽會篆刻類「臺北州知事賞」。⁹⁰此次比賽的作品展出，有關篆刻作品之陳列安排，尾崎也全權委託戴壽堪負責。⁹¹另外，筆者曾見過一本《比南印存》，共有60頁、70方印。其中，有20幾方係仿刻自尾崎的各式收藏印，還有幾方是仿刻鹽谷壽石或石原西涯所鐫之印。⁹²如〈此亦消遣法〉一印，係仿尾崎所藏一印而刻，戴印長寬

86.〈趣味の會二日北投で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0月2日，版n2。〈趣味の會發會式豫想以上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0月4日，版n2。

87.〈趣味の會〉，《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2月22日，版n2。

88.〈趣味の會席上同人合作〉，《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2月28日，版n3。

89.〈剪毛胡羊大如馬〉，《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月4日，版6。

90.陳宏勉，〈台灣篆刻推手——戴壽堪〉，《典藏古美術》第178期，2007年7月，頁83。

91.李郁周主編，《曹容全集》，臺北縣，滄廬書會，2010年，頁223。

92.感謝收藏家王威凱先生提供《比南印存》電子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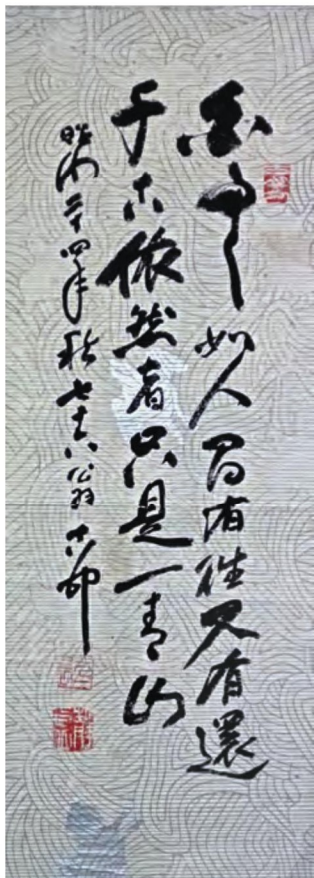


圖25 尾崎秀真 〈五言詩軸〉：
「白雲如人間，有往又有還；千古
依然者，只是一青山。」 1949年
紙本 42×15公分 田才秀季子女士
藏（圖片出處：葉碧苓攝影。）



圖22 趣味之會合鑄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邨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圖片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3月7日，版n3。）



圖23 趣味之會合鑄 〈意氣何蕭蕭，吹笛坐松根；殘陽秋水上，不似世間喧〉（圖片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3月8日，版n3。）



圖24 趣味之會合鑄 〈白雲如人間，有往又有還；千古依然者，只一片青山〉（圖片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5月21日，版n3。）

比為1.77：1（圖21-1）；尾崎藏印長寬比為1.82：1（圖21-2），兩者明顯不同。筆者推估，此一印存應是戴壽堪為了鍛鍊印藝，多方收集當時印人的作品或印譜，仿刻後集拓成冊，加上少數自刻印拓，而非全為他創作的印拓。⁹³

1931年3月，京都篆刻家木村翠蔭（陰）來臺，寓臺北市乃木町澤熊氏宅。木村除石印外兼擅竹木刻字，⁹⁴京都帝大教授及諸名士之印多出其手。「趣味之會」同人設宴歡迎席上，眾人合作鑄印兩枚，分別為〈千里鶯啼綠映紅，水邨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圖22）⁹⁵以及〈意氣何蕭蕭，吹笛坐松根；殘陽秋水上，不似世間喧〉（圖23）⁹⁶，尾崎刻「笛」字。

1931年5月26日，趣味之會同人諏訪素濤離臺返回廣島。5月16日，送別會席於川端新茶屋舉行，會有揮毫、篆刻、俳句、漫談等活動，由鹽谷壽石負責聯絡。⁹⁷席上眾人合作鑄印〈白雲如人間，有往又有還；千古依然者，只一片青山〉（圖24），尾崎刻「如」字。⁹⁸此合作印詩句似由尾崎所作，1949年尾崎重新謄寫，詩文內容略有不同：「白雲如人間，有往又有還；千古依然者，只是一青山。」（圖25）。⁹⁹

1932年底，臺北一群以《臺灣日日新報》同人河村徹（1884-？）、石原西涯、尾崎秀真等為中心的「趣味人」，決定籌組「趣味同人會」，募集會員20餘

93.陳宏勉，〈戴壽堪——二次大戰後臺灣篆刻界的推手〉，《中華民國篆刻學會年刊》第17期，2014年2月，頁19。其上刊出之10方印拓皆出自王威凱先生收藏之《比南印存》，但多為戴壽堪仿刻練習之作。

94.〈京都市人木村翠蔭氏木刻〉，《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3月28日，版4。

95.〈趣味之會合作〉（一），《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3月7日，版n3。

96.〈趣味之會合作〉（二），《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3月8日，版n3。

97.〈諏訪素濤氏送別會〉，《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5月16日，版n2。

98.〈諏訪素濤氏送別會席上合作〉，《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5月21日，版n3。

99.圖28係尾崎秀真之女田才秀季子女史提供，2017年8月7日筆者於東京秀季子宅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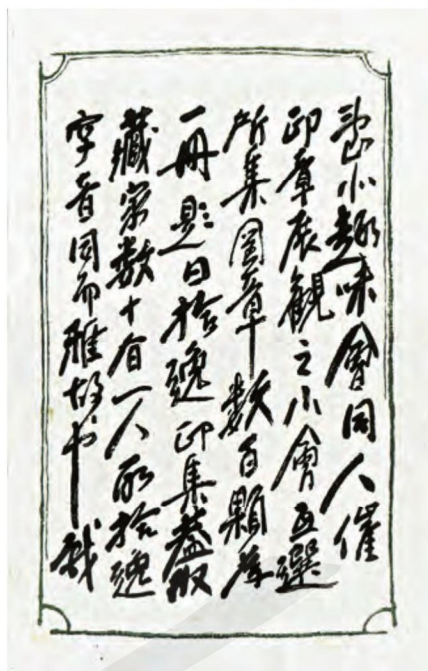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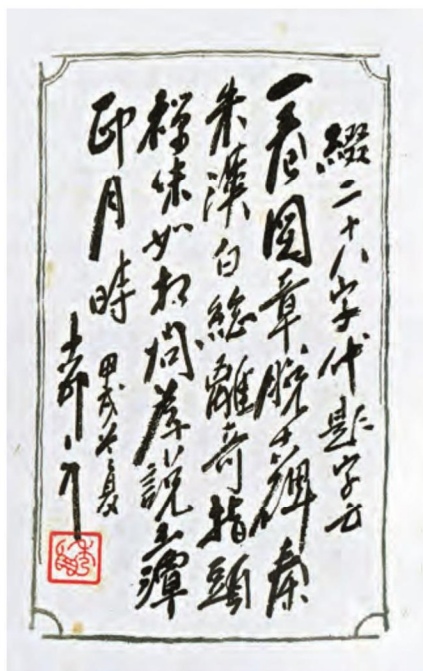


圖26 趣味同人會珍奇印材展（圖片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0月27日，版7。）

圖27 尾崎秀真 〈《拾逸印集》序〉（圖片出處：趣味同人會，《拾逸印集》第1卷，臺北，趣味同人會，1934年，無編頁，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名，每月固定集會，辦理各類「趣味展」及座談會。¹⁰⁰此會自1933年10月發行月刊《趣味的臺灣》及《趣味同好圖錄》，斷斷續續運作至1941年。¹⁰¹其中有關印材、印譜的展覽，係1934年10月26-28日於臺灣日日新報社3樓舉辦。此次展覽吉田勉、河村徹與石原西涯拿出珍藏之壽山、芙蓉山產之田石、昌化石、萊州石，以及木、竹、玉等印材。展出品之陳列由齋藤透、西樵仙與尾崎精心布置，頗受與會者讚賞（圖26）。¹⁰²為此，臺南篆刻家林江水特地北上觀展。¹⁰³林江水（1901-？），字漱玉，號觀濤，「南社」社員，亦擅書法繪畫。其草書作品曾於1929年新竹書畫益精會舉辦之全島書畫展中獲選第14名。¹⁰⁴林氏能篆，魏清德對其篆刻的評語為：「刀法章法，整然可觀。」¹⁰⁵

此次展覽會之前，「趣味同人會」先行出版《拾逸印集》4冊，係展覽會前之小會。首冊首頁為河村徹所題〈好古樂道〉，次為尾崎之序：「臺北趣味會同人催印章展觀之小會，互選所集圖章數百顆為一冊，題曰拾逸印集。蓋收藏家數十有一人，取拾逸，字音同而雅故也。戲綴二十八字代題字云：『一卷圖章脫古碑，秦朱漢白總離奇；指頭禪味如相問，為說三潭印月時。』甲戌首夏 古邨主人。」（圖27）

100. 〈趣味同人會を組織 同好の士を募集中〉，《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2月29日，版11。

101. 有關歷次「趣味展覽會」的內容可參考廖瑾瑗，〈「物」的觀看——論尾崎秀真的「趣味」觀〉，收入《背離的視線——臺灣美術史的展望》，臺北，雄獅，2005年，頁283-285。

102. 〈珍奇な印材展 趣味展開く〉，《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0月27日，版7。

103. 〈臺南篆刻家林江水君〉，《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0月26日，版n4。

104. 〈全島書畫展覽會發表審査入選點數〉，《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8月21日，版8。

105. 〈島人士趣味一班（十）金石刻畫臣能為〉，《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7月25日，版n4。



圖28 平井榴所 〈花開花落春不管〉、〈水暖水寒魚自知〉 2.4×2.4、2.4×2.4公分
約1934 藏處不詳（出處：平井榴所，《蓬萊印存》，臺北，平井榴所，1934年，無編頁，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圖29 石原西涯 〈別有天地〉 1936 3×2公分 藏處不詳（圖片出處：石原西涯，《聽鶯山房印存》9冊本之8，臺北，石原西涯，出版年不詳，無編頁，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此套印譜之作品多為明清印人及日本前賢印人，但亦間有贗作。刊印收藏品之會員依次有河村徹、吉田勉、小松吉久、林熊光、齋藤透、西樵仙、近藤勝次郎、尾崎秀真、藤江醇三郎、村木鬼空與石原西涯等11人。刊出之尾崎收藏印有蔣山堂、丁敬、趙仲穆、陳曼生、吳昌碩等人之作25方。

1933年12月21日，篆刻家平井榴所來臺，寓臺北市東門町曹洞宗別院。平井係中井敬所（1831-1909）之高足，亦善木雕。¹⁰⁶ 1934年初《臺灣日日新報》曾刊出其「新年試刀」〈讀古今書〉、〈友天下士〉。¹⁰⁷ 其印風淵源於古印，及於文（彭）、何（震）、丁（敬）、黃（易），嘗謂：「印之為物，非刻也。直以鐵筆書之于玉石耳。是故興會所到，間隔不求辨而自辨；布白不求勻而自勻。」並有詩云：「一章一畫一精神，自笑斯中有苦辛；微漸分流君勿問，靈光發處是天真。」¹⁰⁸ 2月17日，於曹洞宗舉辦古印展覽會，「趣味同人會」諸人亦共襄盛舉。¹⁰⁹ 3月，出版《蓬萊印存》兩冊，由石原西涯題籤，平井自書〈蓬萊印存題句〉：「煙霞疾難藥，遊跡遍西東；投身鯨鯢區，南荒趁長風；湖海不可遏，萬象歸洪濛。游刃三更冷，風雨啼鬼工；鐵筆有真意，小異與大同；幾人學秦漢，純古屈群雄。嗟我學無就，託生鏤鐫中；矜出羲皇上，任他嗤彫蟲；彫蟲豈小道，道藝終莫窮。」¹¹⁰ 此本印存中有平井鐫刻、尾崎秀真留藏之兩方印〈花開花落春不管〉、〈水暖水寒魚自知〉（圖28）。

1935年8月，《臺灣日日新報》刊載尾崎與嶺竹軒、石原西涯發起成立「玉山印社」，每月1回印學研究會，歡迎有興趣者參加，會費每月30錢，事務所設於臺北市新起街嶺竹軒之寓所。¹¹¹ 嶺竹軒係澤谷星橋在臺南組織之「水竹印社」同人。石原西涯《聽鶯山房印存》九冊本之八，收有石原所鐫〈別有天地〉朱文印，邊款「丙子四月五日玉山印社例會席上作 西涯記」（圖29），顯示玉山印社最晚到1936年4月還有例會活動。然而，1921年10月澤谷自臺南調職臺北，即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表詩作〈次韵答聽霜先生兼寄玉山印社同人〉：「筆走龍蛇攪紫瀾，北碑南帖析何難；饒君刻劃開生面，雅渡清秋竝玉巒。」¹¹² 由此顯示澤谷落戶臺北之後曾與「玉山印社」社員有往來。可知日治時期「玉山印社」似有兩個，而其相關記

106. 〈印家平井氏來臺 雕刻にも通ず〉，《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12月27日，版7。

107. 〈新年試刀〉，《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月3日，版4。

108. 〈平井篆刻家載鐵筆來臺〉，《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月9日，版12。

109. 〈平井榴所翁の古印展覽會 十七日曹洞宗別院で〉，《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2月18日，版7。

110. 此詩同時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另有魏清德次韻之和詩。〈蓬萊印存題句〉，《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5月1日，版8。

111. 〈玉山印社結成さる〉，《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8月13日，版5。

112. 〈次韵答聽霜先生兼寄玉山印社同人〉，《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10月11日，版4。

載，目前筆者僅查到此3筆，因此無法就兩者關係，及其實際運作情形作進一步之探究。

此外，尾崎秀真在日治時期與印人往來及組織印社的事蹟除了上述之外，筆者在1939年之「曹容日記」中見其記載：「4月9日，開始稽考篆刻。訪問尾崎氏，向其購買篆刻道具一套。4月14日，刻〈五蘊空〉白文印。」此後數日，曹秋圃（1895-1993）又陸續以《心經》文句刻了數方印。「4月29日，雨中，訪問嶺謙也（竹軒），受贈鐵筆一支。本早，訪問尾崎氏，呈上石印之處女作。」¹¹³巧合的是，筆者在臺灣圖書館收藏之尾崎印譜第11冊中發現一方白文〈五蘊空〉（圖30-1）¹¹⁴，印文設計與印面布置與曹秋圃鈐押在日記上之白文〈五蘊空〉（圖30-2）¹¹⁵頗為近似。這兩枚印文究竟是出自曹秋圃之手同一顆印，只是後者可能經尾崎指點後略加修改，還是尾崎曾刻過此印，提供印譜給曹秋圃參考，筆者尚無法斷言。

肆、篆刻作品、印石收藏與印譜

尾崎秀真自18、9歲起開始刻印，筆者推估其一生所鑄之印應有數百顆，惟尾崎傳世之印譜，除了其自刻印外，有不少是同時代他人所篆，也有一些是歷代收藏印。尾崎生性豪邁，不拘小節，鈐印後極少同時摹揭邊款，或是眉批註記，因此很難單就印面判斷是否出自其手鑄，抑或是他人鑄贈。不過筆者仍試圖從搜羅之相關資料、記事加以推敲、判斷。

根據尾崎「田園日記」1907年8月14日之記載：「編『古村莊收藏金石書畫譜』。」¹¹⁶顯示尾崎最遲在1907年前後就開始編輯印譜，目前筆者所見之尾崎印譜大致可分為三類，分別為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室所藏「石原文庫」、魏清德家屬捐贈，以及臺灣圖書館所藏。石原西涯與魏清德皆為尾崎《臺灣日日新報》同僚。「石原文庫」與魏清德家屬捐贈之印譜中另有多本有尾崎的題署、詩文或繪畫，筆者亦將其納入分述之：

一、石原文庫所藏

根據李中然的統計，石原文庫所藏之印譜凡89部、86種、429冊。其中，尾崎的印譜有5本。¹¹⁷經筆者比對內容說明如下：



圖30-1 〈五蘊空〉（圖片出處：尾崎秀真，《尾崎秀真印譜》第11冊，臺北，尾崎秀真，出版年不詳，頁36，國立臺灣圖書館藏。）



圖30-2 曹秋圃 〈五蘊空〉（圖片出處：李郁周，《書禪·厚實·曹秋圃》，臺北，雄獅，2002年，頁75。）

113. 李郁周主編，《曹容全集》，臺北縣，澹廬書會，2010年，頁414-417。

114. 《尾崎秀真印譜》第11冊，臺北，尾崎秀真，出版年不詳，國立臺灣圖書館藏，頁36。

115. 李郁周，《書禪·厚實·曹秋圃》，臺北，雄獅，2002年，頁75。

116. 古村，《田園日記》（百），《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8月17日，版3。

117. 李中然，《石原文庫所藏印譜之調查與研究》，新北，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6月，頁4、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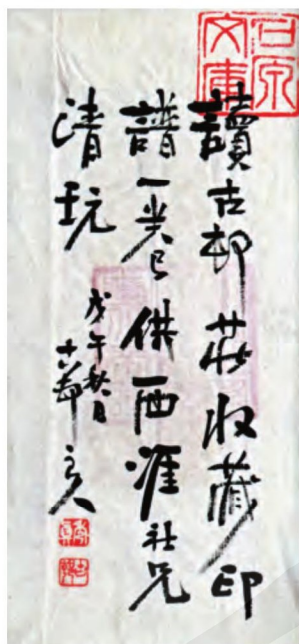


圖31 尾崎秀真 〈《古邨印存》序〉（圖片出處：尾崎秀真，《古邨印存》，臺北，尾崎秀真，1918年，無編頁，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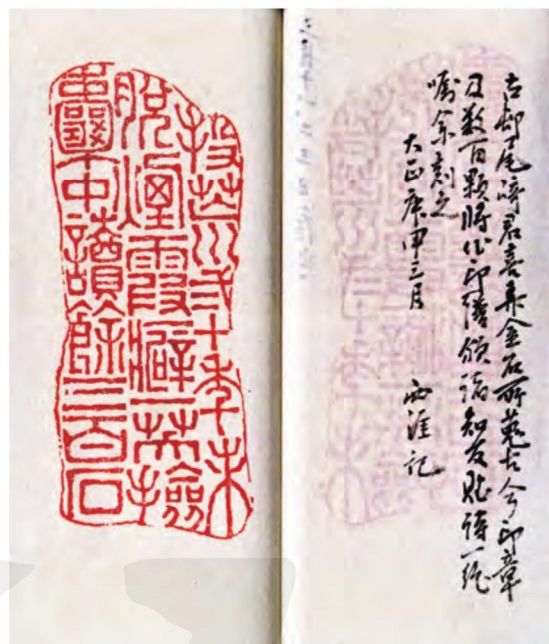


圖32 石原西涯 〈投荒二十年，未脫煙霞癖；一笑檢囊中，讀餘三百石〉 1920 14×5.5公分 藏處不詳（圖片出處：石原西涯，《印存 貳》，臺北，石原西涯，出版年不詳，無編頁，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一）《讀古邨莊收藏印譜》1卷3冊

首側封面有尾崎題箋「古邨印存」4字，係目前所見尾崎年代最早之印譜。1918年秋天，石原西涯開始學習刻印，尾崎鈐押《古邨印存》1冊，贈送石原西涯參考，並於卷前題：「讀古邨莊收藏印譜一卷，供西涯社兄清玩。戊午秋月，古邨主人。」（圖31）卷後又識：「此趣知者少，唯有君與僕耳。而相見樂之亦不可乎。主人復識。」。《古邨印存》中之印拓有許多和贈與魏清德之《古邨讀餘印存》、《臺灣日日新報》連載「古邨讀餘印存」系列相同。

另2冊《印存》冊中有石原西涯手書小記，曰：「古邨尾崎君喜弄金石，所蒐古今印章及數百顆，將作印譜頒諸知友，賦詩一絕囑余刻之。大正庚申三月西涯記。」印文為〈投荒二十年，未脫煙霞癖；一笑檢囊中，讀餘三百石〉（圖32）大正庚申為1920年。此2冊《印存》之印拓旁皆註明印章刻成之日期，為石原西涯學印初期之作品集結成冊之紀錄，與尾崎無關。



圖33 尾崎秀真 〈讀石〉（圖片出處：石原西涯，《聽鶯山房印譜》5冊本之1，臺北，石原西涯，1931年，無編頁，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圖34 石原西涯 〈修道養壽〉 1935 6×6公分 藏處不詳（圖片出處：石原西涯，《聽鶯山房印譜》9冊本之8，臺北，石原西涯，出版年不詳，無編頁，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二）《印譜》1冊

封面有石原西涯手書「印譜 古邨翁所贈」之題箋，右下角有其手書「聽鶯山房主人 西涯居士」。全冊21頁，每頁錄印少者1方，多者20方，全冊印拓皆為剪貼，似為尾崎秀真手拓自刻印及收藏印贈與石原西涯，石原陸續集結成冊。

（三）《讀古邨莊藏印譜》1冊

「石原文庫」另有鈐押年代不明之《讀古邨莊藏印譜》，題箋為石原西涯手書，內有文彭、丁敬、陳曼生等明清篆刻家印拓數十方，但有贗品夾雜其中。此冊印譜與1934年《拾逸印集》中尾崎提出之25方收藏印，有多方相同。亦有9方與王威凱所藏之《比南印存》相同。

另外，「石原文庫」中所藏之石原西涯個人印譜中亦有多本內有尾崎手題。例如：《聽鶯山房印譜》5冊本之1有1931年尾崎手繪〈讀石〉小畫，並賦詩：「一編印譜太離奇，朱白恰如花影移；逸興遄飛援鐵筆，曉窓正是聽鶯時。辛未夏日題西涯印伯印譜古邨主人」（圖33）。《聽鶯山房印譜》5冊本之3尚有1932年尾崎手繪〈梅花〉2幅，題款：「聽鶯山房主人囑塗 壬申夏古邨」。《聽鶯山房印譜》9冊本之2則有隨筆〈梅花〉及五絕：「百研埋頭積，千章任手成；小齋無一事，獨坐聽啼鶯。」兩詩都是稱讚石原西涯的篆刻精妙。筆者粗略估計，石原西涯刻給尾崎的印章多達10幾方。《聽鶯山房印譜》9冊本之8有1935年朱文印〈修道養壽〉，為尾崎「華甲之壽」刻贈（圖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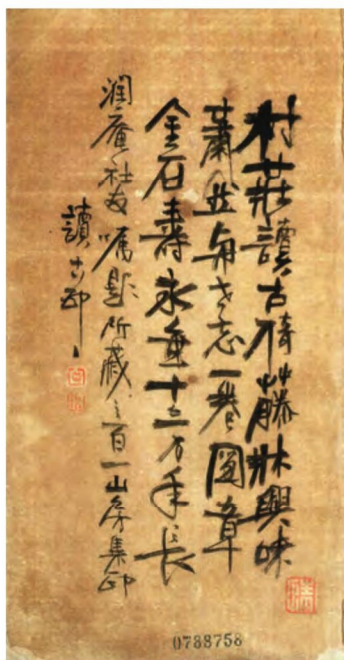


圖35 尾崎秀真 〈《百一山房集印》題詩〉（圖片出處：魏清德，《百一山房集印》，臺北，魏清德，1920年，無編頁，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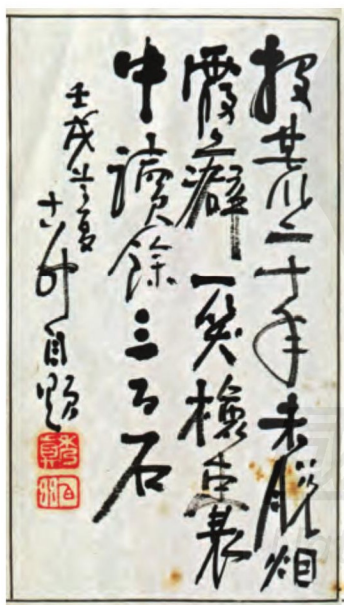


圖36 尾崎秀真 〈《古邨讀餘印存》題詩〉（圖片出處：尾崎秀真，《古邨讀餘印存》，臺北，尾崎秀真，1922年，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二、魏清德家屬捐贈

1919年6月，魏清德在《臺灣日日新報》曾有詩文〈題古村讀餘印存〉：「讀古山莊讀古村，印存羅列眾星繁；盡摹變怪歸平澹，披剝浮華見樸渾。月缺雲崩真有趣，弩張劍拔豈同論；懸知一卷長松下，坐對清茶信手翻。」¹¹⁸可知尾崎至遲自此起即編有「古村讀餘印存」。

1920年2月，魏清德從新竹友人李適園（濟臣，1875-1936）獲贈其家藏之《百一山房集印》。此一印譜原為8冊，集文彭（1498-1573）、何震（約1530-1604）、陳鴻壽（1768-1822）、趙之謙（1829-1884）等明清兩朝之印人作品近百枚而成。扉頁有「百一山房集印 乙酉（1885）秋日仙李。」數字，魏氏獲贈後，重新補綴繕理，改裝成兩冊。自撰〈百一山房印集弁詞〉，¹¹⁹並請尾崎在其中一卷前題詩：「村莊讀古倚藤牀，興味蕭然與世忘；一卷圖章金石壽，永垂十二萬年長。潤庵社友囑題所藏之百一山房集印 讀古邨主。（圖35）（印中有「十二萬年詩壽長」之句因引用之。）」¹²⁰。〈十二萬年詩壽長〉白文印，邊款：「畊雲先生屬仿林鶴（雀）田（林阜，1657-1726）刻法，略師大旨，未誌有當萬一否。丁巳秋日兩峯道人。」兩峯道人係「揚州八怪」之一的羅聘（1733-1799），丁巳為嘉慶2年（1797）。尾崎似乎頗喜此印，遂將印文納入詩作中。1924年，魏氏將自撰之〈百一山房印集弁詞〉略作修改，題在其中一冊之卷末。1927年11月，足達疇村來臺，曾與尾崎一同赴魏氏宅邸，¹²¹魏氏曾將此印譜示之，足達一見歎為精絕。¹²²

1922年尾崎離開《臺灣日日新報》，轉任「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同年1月25日至9月29日，於該報連載「古邨讀餘印存」（一）～（一八一），刊出印文多達330餘方，惟其中有數方重複出現。同時間，尾崎另鈐印一本同名之《古邨讀餘印存》贈與魏清德，¹²³二者相同之印約80顆。尾崎於卷前賦詩〈自題古邨讀餘印存〉：「投荒二十年，未脫烟霞癖；一笑檢囊中，讀餘三百石。」（圖36）詩文內容與1920年3月委請石原西涯所刻之印文相同（見圖32）。《臺灣日日新報》連載之「古邨讀餘印存」系列，若是知道刻者為誰，印文旁會加註篆刻人姓名；沒有加註篆刻人姓名者，可能是不知刻者為何人，也可能有少許印章是尾崎自己作品。

118. 魏潤菴，〈題古村讀餘印存〉，《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6月7日，版3。

119. 魏潤菴，〈百一山房集印弁詞〉，《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2月12日，版4。

120. 古邨尾崎秀真，〈潤庵社友囑題所藏之百一山房集印〉，《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2月11日，版3。

121. 魏清德，〈疇村白水二先生惠臨喜賦長句三十韻奉贈〉，《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1月17日，版4。

122. 魏清德，〈島人士趣味一班（十）金石刻畫臣能為〉，《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7月25日，版n4。

123. 魏清德所藏之《古邨讀餘印存》，已由其家屬捐贈臺灣大學圖書館收藏。

魏清德為感謝尾崎惠贈珍貴印存，遂賦有〈讀古村莊印存題句〉長詩：

讀古村莊多印石，其色紅黃藍黑白；下者愛好比兼金，上者珍逾連城璧。田黃鷄血魚腦凍，芙蓉楚漆紛搜撫；亦有渾侖不知名，摩挲發越神光射。是誰刻者明與清，西泠自古多印客。我聞：秦假璽信漢官私，鑄鑿銅鐵具標格。爾來會心競窺傲，王姜趙吾聲名藉；文何才力奪天工，苦教繼起求其迹。有清一代技益專，丁黃蔣奚相尋繹；或能瘦勁通神明，或耽峭奧入幽僻。或事樸茂罷膏沐，或歛鋒芒謝烜赫；艷如傾國對名花，森若快劍向長戟。燦如威鳳舞陽光，缺若妖墓蝕月魄；蒼茫但愁雷雨昏，荒誕合是龍蛇擲。霓裳曲奏眾仙下，四派六法爭劃割；鼎鐘碑碣石鼓銘，生面別開據一席。老人讀古意有餘，聚精會神編成冊；我嘗載酒詢奇字，輕車數過子雲宅。曲逕纔通花木深，柴門半掩溪山夕；按圖欣賞石不言，懷古思惟今非昔。方今世人尚功利，遑問因緣金石癖；流傳造次逢知己，冥冥合有神扶掖。不然，臺灣天外幾點煙，弱水難飛擘海翮；是石何由得到此，而況一堂羅千百。顧氏印數病在燕，黃氏印微不與易；印海以下等自鄣，無庸鑑別加貶斥。吁嗟此卷良足珍，熟讀飽看情彌適；願分一部當供養，洗我雙瞳秋水碧。壬戌花朝，讀古村莊印存題句，魏潤菴。

魏氏親筆題在印存上的日期是「花朝」，「花朝」係陰曆2月15日，經查當年之「花朝」乃陽曆3月13日。而《臺灣日日新報》刊出此詩的日期係3月11日，魏清德可能是構思撰好內容，先行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再正式謄抄一份於印存之前。不過，《臺灣日日新報》所刊內容頗多錯字、標點訛誤之處，筆者均依手寫稿校正。¹²⁴

在魏清德題句之後另有鷹取田一郎（岳陽）所繪〈古村先生讀石圖〉，卷末尾崎題識：「魏潤庵先生正，壬戌五月稔一日，古村主人。」同年5月，尾崎的印友永井斄石（完久）亦於《臺灣日日新報》刊載一詩〈臺日紙上連載讀古村莊印存，頗足賞鑑，錄蕪句博古村詩家一掣〉：「人文鳥跡長垂教，籀篆周秦今則倣；往古來今收案中，先生一笑童顏貌。」¹²⁵ 依此詩文內容顯示，「古邨讀餘印存」系列多數是尾崎的收藏印，而非自刻印。

124. 魏潤庵，〈題白水先生古村讀餘印存長句〉，《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3月11日，版3。1924年，魏清德將此詩更名為〈白水真人囑題所藏印存長句〉，收入連橫編，《雅堂叢刊詩稿·魏潤庵詩草》，少部分詩句略有更動，惟大致不影響詩文原本意涵，本文仍依照印譜上所題之版本。參考連橫編，雅堂叢刊之四《雅堂叢刊詩稿》，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7年，頁495-496。

125. 永井斄石，〈臺日紙上連載讀古村莊印存頗足賞鑑錄蕪句博古村詩家一掣〉，《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5月13日，版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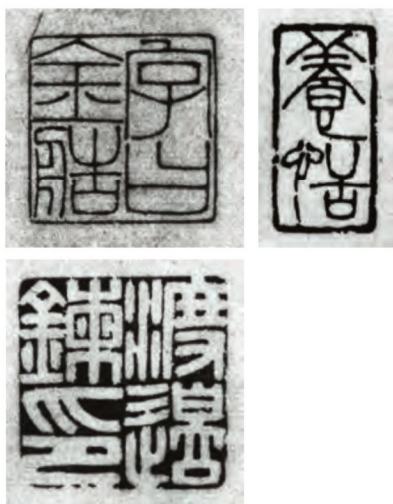


圖37 鹽谷壽石〈字曰金造〉、〈養恬〉、〈渡邊鍊印〉（圖片出處：尾崎秀真，《尾崎秀真印譜》第14冊，臺北，尾崎秀真，年代不詳，頁1-3，國立臺灣圖書館藏。）

三、臺灣圖書館所藏

國立臺灣圖書館藏有尾崎秀真印譜14冊電子檔，原印譜係臺中收藏家郭双富所藏。這批印譜皆無封面題箋，僅以簡單繩索穿過裝訂成冊。各冊頁數印章數不一，目前館方將之影印裝訂成上、中、下3大冊。筆者從印拓內容判斷，出自尾崎之手所拓，應是可信。下表係筆者之統計：

臺灣圖書館藏尾崎秀真印譜統計表

書名	冊數	頁數	印章數	備註
尾崎秀真 印譜(上)	第1冊	28	29	
	第2冊	21	21	
	第3冊	46	45	1頁空白
	第4冊	35	35	
	第5冊	12	12	
尾崎秀真 印譜(中)	第6冊	37	38	
	第7冊	28	29	
	第8冊	24	24	
	第9冊	35	43	
	第10冊	7	9	
尾崎秀真 印譜(下)	第11冊	36	40	2對連珠印
	第12冊	45	46	1對連珠印
	第13冊	43	43	1對連珠印
	第14冊	28	32	3頁有古錢幣拓片

（葉碧苓製表）

3大冊的印譜總共有425頁，收錄印拓446方，其中有不少與前述各種印譜相同。惟亦有多方「還曆」、「古稀」之印，似乎是尾崎1940年前後的印拓。這批印譜的印拓全無邊款，因此很難判斷那些印才是尾崎自刻，但顯然夾雜不少他人作品。例如，第14冊前3頁〈字曰金造〉、〈養恬〉、〈渡邊鍊印〉之印拓旁有古錢幣拓片，為第三任臺灣軍參謀長渡邊金造（1874-1965，任期1924.02-1927.07）之用印，係鹽谷壽石1927年中秋節後為渡邊所鑄（圖37）。¹²⁶ 渡邊雖是軍人，亦是歷史家，也喜歡收集金石拓片等史料。1927年7月，渡邊即將離臺，尾崎贈詩〈送刀水將軍次蔗菴督憲韻〉：「河梁別手碧天清，正是青山雨一行；荔熟劍潭禪榻憶，蘋香壇浦酒船迎。故人坐鎮安東海，驛路何須唱渭城；滿載搜羅金石富，冥茫暇日養心兵。」¹²⁷ 渡邊在臺期間與尾崎頗為交好，返回日本後兩人亦時常有書信往來。1927年9月，尾崎新獲鄭板橋〈心如止水鑑常清〉、鄧完白〈意與古會〉兩方印，

126.尾崎秀真，《尾崎秀真印譜》第14冊，臺北，尾崎秀真，出版年不詳，國立臺灣圖書館藏，頁1-3。
〈鹽谷壽石致渡邊刀水信函〉，1927年9月13日，收入渡邊刀水，《雁魚集》第45卷，年代不詳，臺北私人收藏。

127.古村尾崎秀真，〈送刀水將軍次蔗菴督憲韻〉，《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7月31日，版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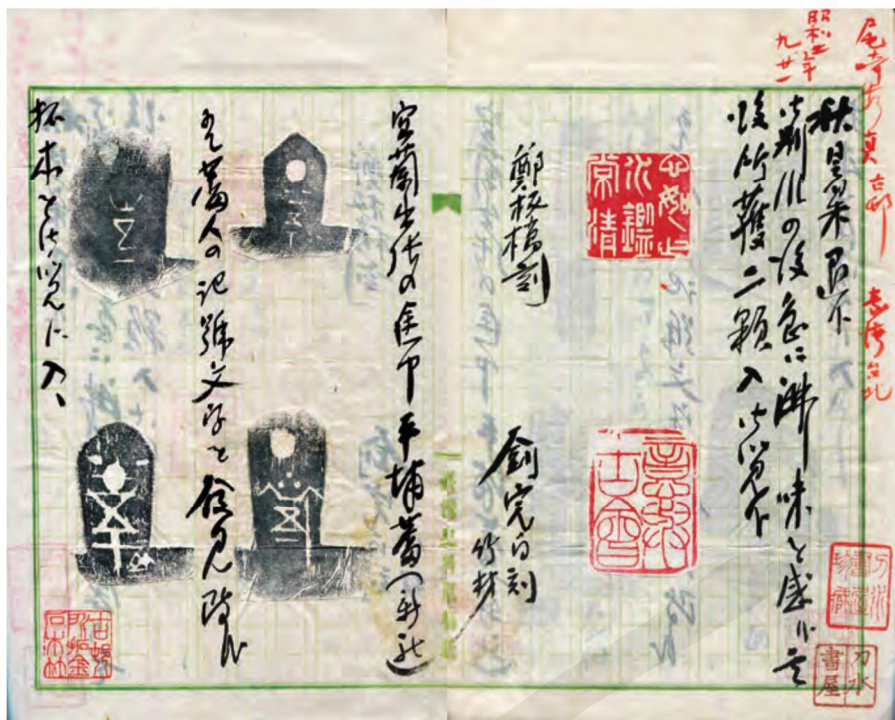


圖38 鄭板橋〈心如止水鑑常清〉、鄧完白〈意與古會〉、宜蘭新化社原住民記號文字拓片（圖片出處：渡邊刀水，《雁魚集》第45卷，年代不詳，臺北私人收藏。）

以及宜蘭新化社原住民記號文字拓片（圖38），¹²⁸隨即寄往日本與渡邊分享，足見兩人趣味相投。

伍、尾崎對他人篆刻的識評

篆刻是篆與刻結合的藝術。創作或評論篆刻主要從篆法、章法和刀法三個方面入手。其中，篆法又是篆刻的基礎，怎樣使篆刻文字既符合篆字的結構規範，又符合篆刻的重要介質印章形制的表現特點，是決定一枚印章優劣的關鍵。筆者試從尾崎對他人篆刻之篆法、章法和刀法三個方面探究尾崎對他人篆刻之評論。

筆者所見，尾崎對其他印人的篆刻評論係以澤谷星橋之水竹印社，及其相關之篆刻活動為主。澤谷星橋（1876-1925），本名仙太郎，1894年清日甲午之戰為日本海軍通譯，乙未之後來臺於臺南法院任通譯。根據澤谷自述，他大約在1904年左右開始接觸篆刻，日俄戰爭時又被日本陸軍調往中國東北任通譯，當時軍中有一位從日本北陸來的布教僧侶精於篆刻，受到此人的刺激，澤谷決意專心投入篆刻。¹²⁹1907年前後，澤谷透過藤井乾助介紹，時常向尾崎請益石印之刀法，尾崎亦曾將清代陳克恕（1741-1809）《篆刻鍼度》借給澤谷參考。尾崎認為澤谷是位「全方位的藝術天才」，不論篆刻、書法、繪畫、漢詩、俳句等都能靠自學很快上手，可惜得年

128.〈尾崎秀真致渡邊刀水信函〉，1927年9月21日，收入渡邊刀水，《雁魚集》第45卷，年代不詳，臺北私人收藏。

129.〈苦茶を吸り乍ら〉，《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6月17日，版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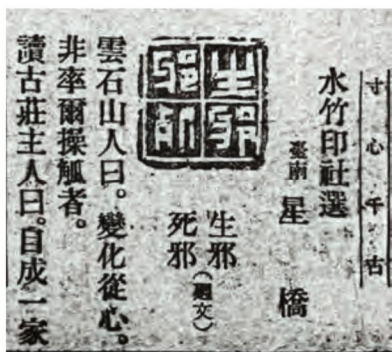


圖39 澤谷星橋 〈生邪死邪〉 (圖片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6月10日，版6。)

僅50歲。¹³⁰至於，水竹印社創設於何時，目前未見確切資料，根據1912年5月，澤谷以數顆石印為謝禮，委請佐倉孫三（達山，1861-1941）撰寫〈水竹書樓記〉，¹³¹筆者推斷水竹印社大約成立在此前後。

一、寸心千古——水竹印社選

1914年6月起，《臺灣日日新報》「寸心千古——水竹印社選」系列連載14回。刊登水竹印社諸人之印作以及尾崎的評論。其中數回，亦將澤谷星橋、雲石山人趙鍾麒（1863-1936）等人的評論一起刊出。尾崎雖謙稱「妄評」，但其評論頗為精到，茲舉數則如下：

澤谷星橋〈心不競〉，尾崎評曰：「星橋夙慕浙西諸家之風，造詣極深。近又時撫明人之意，斧痕稍變。此作頗近趙次閑，力量不凡，敬服敬服。」¹³²浙西諸家概指丁敬、蔣仁、黃易、奚岡、陳豫鍾、陳鴻壽、趙之琛、錢松等西泠八家，趙次閑即是西泠八家之一的趙之琛（1781-1860）。尾崎認為此印風格近似趙之琛，刀法不凡，頗為敬服。澤谷另一方迴文印〈生邪死邪〉，雲石山人曰：「變化從心，非率爾操觚者。」讀古莊主人曰：「自成一家。」¹³³兩人對此印之章法評價頗高。

今井古亭〈妙言無古今〉，尾崎評曰：「妙言無古今，可移此語以贈。無字特妙，言字更補一刀似可。」¹³⁴尾崎認為此印「無」字的章法特妙，但「言」字的篆法似乎需要補刀，才能讓整個字形更完整。另一方〈雨如絲〉，水竹山人曰：「雖有輕快之妙，未能脫化。」雲石山人曰：「工整穩順，造詣有基。」古邨主人曰：「撫得而可，不多減原作。」¹³⁵據此觀之，此印似為仿刻。綜合而言，三人對此印的章法和刀法有更高的期待。

朽木研堂〈濯魄冰壺〉，尾崎評曰：「極磊落，極放膽，一氣呵成，妙在天真，這般之作不必論布字刀法之末。研堂官餘遊戲，詩畫併巧，而概隨意揮灑，不費沈思。所作天真流露，多有可觀，此作亦然，其自詩畫之秘訣得乎否。」¹³⁶朽木研堂（義春，1864-1923）時為臺南地方法院檢察官長，乃澤谷的上司，亦擅詩畫。尾崎認為此印之章法和刀法雖不純熟，但有天真、隨意之趣。

130. 尾崎秀真，〈臺灣四十年史話〉（三一）三板橋（下），《臺灣時報》第219號，1938年2月，頁98。

131. 佐倉孫三，〈水竹書樓記〉，《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5月31日，版6。

132. 〈寸心千古水竹印社選 澤谷星橋〉，《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6月10日，版6。

133. 〈寸心千古水竹印社選 星橋〉，《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8月27日，版6。

134. 〈寸心千古水竹印社選 今井古亭〉，《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6月13日，版6。

135. 〈寸心千古水竹印社選 古亭〉，《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8月19日，版6。

136. 〈寸心千古水竹印社選 朽木研堂〉，《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6月14日，版6。

鷹巢星查〈幽居氣味長〉，尾崎評曰：「頗得近人之體。這種作為，濱村旭香、中村蘭臺、河井仙郎等最喜者。蓋自浙西諸家得來也。」¹³⁷尾崎認為此印風格承自日本篆刻家五世濱村藏六（1866-1909）、初世中村蘭臺（1856-1915）、河井荃廬（1871-1945）以及浙西諸家而來，頗為肯定。

二、讀古村莊清談——《鐵網珊瑚》

大約1915年起，水竹印社開始發行《鐵網珊瑚》季刊印譜，該印譜分成「蓬瀛印索（收藏印）」與「印社同人印影」兩部分。¹³⁸1916年7月，澤谷星橋從臺南寄了1冊《鐵網珊瑚·丙辰夏集》到臺北給尾崎，尾崎隨即將其閱覽各印後的評論，刊載在《臺灣日日新報》「讀古村莊清談」系列。¹³⁹尾崎對此集概括總評：「蓬瀛印索係古今內外印人所刻，同人印譜揭示社中之近作，共有三十餘方，顆顆皆精選，頗不乏希觀之逸品。」

在「蓬瀛印索」的收藏印方面，尾崎分別有論述如下：

齋藤天耳所藏螭紐銅印〈八荒同範〉，尾崎評曰：「八荒同範四字用朱文漢篆刻成，印紐四方以龍、虎、鳥、龜之形象刻成，頗有古意，蓋欽定圖書之類所用之印。」

早瀨覺所藏銅印〈紀濱私印〉，尾崎評曰：「紀濱私印四字之刻法頗有我國古印之面目，足堪翫愛。」

吉村膽南所藏〈恩林之印〉，尾崎評曰：「作者雖不詳，恐應為清人所作。」吉村與尾崎相識於東京，後曾遊華北，20餘年不見，見印如見人，恍如與故人相會。

松田寄山所藏吳石潛鐫〈澹兮若海〉，尾崎評曰：「澹兮若海滬上吳石潛所刻，甚得鹿原之意，清近人之體頗多此意。」吳石潛（隱，1867-1922）杭州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鹿原即林佶（1660-？）。

澤谷星橋所藏加藤有年鐫〈侍德者昌〉，尾崎評曰：「加藤有年所刻，學自徐三庚之巧。有年傳永年正法，夙昔具天授之目。圓山大迂翁嘗遊清國，向徐三庚問法而歸，海內之印人競相模擬，往往有出藍之作，此印即是其一。」加藤有年（1861-1915），精篆刻，幼即見賞於富岡永年（鐵齋，1836-1924），復見知於圓山大迂（1838-1916），尤喜收藏法書、名畫。徐三庚（1826-1890），清末著名篆刻家、書法家。

137.〈寸心千古水竹印社選 鷹巢星查〉，《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6月17日，版6。

138.《鐵網珊瑚》印集季刊，臺北故宮博物院文獻圖書館所藏，共有8冊。感謝簡英智先生提供電子檔。

139.古邨主人，〈讀古村莊清談〉（二三），《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7月10日，版3。



圖40 黑田星城〈龍驤虎視〉（圖片出處：《鐵網珊瑚》，臺南，水竹印社，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圖書館藏。）

今井星海所藏園田湖成（1886-1968）刻〈平平地〉，以及藤井烏榎所藏本村芳雨刻〈晴畊雨讀〉，尾崎認為：「雖皆是仿古之作，但足見技巧。」

其餘如柴田紫陽、八木春雲、植木耕處、西東翠雲、木田石庵、川北夷風、安井小蛙、奧田瓜圃、成田春陽、富田黃雲、宮地泰岳等諸家之作，亦具巧手。

在水竹印社同人的印作方面，尾崎認為皆漸入佳境，此為澤谷星橋鼓吹之力。澤谷對於臺灣風俗教化之助，應予特筆表彰。社中之作有許多模仿古人之印譜，其中黑田星城〈龍驤虎視〉（圖40），尾崎認為：「『龍驤虎視』一語，或許是自己淺學未嘗寓目。古人若未曾使用此語，以獨創之語刻之，生揶揄且貽笑大方，後學宜慎之。」數日後，該社社員諏訪素濤提出駁論，認為：「印人不該滿足於用古人之法，刻古人之語。……何況黑田君之刻語出自《蜀志諸葛亮傳》『亮之素志，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絕非獨創。」¹⁴⁰諏訪的意見言之有據，尾崎也大方的加以刊載。

1916年10月，澤谷星橋又從臺南寄了1冊《鐵網珊瑚·丙辰秋集》到臺北給尾崎，尾崎對此集之「蓬瀛印索」及「同人印影」概括總評：「具有鳳舞龍躍之觀」。其中，園田湖城所藏之三世濱村藏六（1791-1843）所鑄之〈廬山翁〉朱文印實為罕見之珍品。¹⁴¹

三、指頭禪系列

1925年4月底起《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指頭禪」系列7回，係於高澤南山家中舉行的印人同好會。當日尾崎本來也要與會，但因身體違和無法赴約，事後對此次聚會的印作發表書面評論。此次的合作印〈筆硯精良，人生一樂〉澤谷評曰：「人各有所長，又有所短。此印即取所其長，以發揮個性者也。」尾崎評曰：「此日子違約，不能列于席，遺憾奚堪。今觀此，布字運刀盡精良，真人生樂事也。」（圖41）¹⁴²尾崎對此印的章法和刀法頗為讚賞。筆者認為「一」字以朱文表現，穿插在其他白文之間，章法頗為特殊。

澤谷星橋〈安貧樂不窮〉，尾崎評曰：「安貧樂不窮，真是金石家面目。星橋君篆刻，近來逾精妙。置之浙西諸家集中，恐難辨其甲乙。」¹⁴³對澤谷之作頗為推崇，此印後來亦收入《水竹遺景》中。



圖41 南山居合作印〈筆硯精良，人生一樂〉（圖片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4月27日，版n4。）

140. 素濤，〈讀古村莊清談を讀みて〉，《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7月12日，版5。

141. 古邨主人，〈讀古村莊清談〉（九九），《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0月6日，版5。

142. 〈指頭禪〉（一），《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4月27日，版n4。

143. 〈指頭禪〉（二），《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5月1日，版4。

當日嶺竹軒與鹽谷壽石皆以白文印〈高臥竹窓〉出品。尾崎對嶺竹軒的評論為：「布字穩巧，運刀沈著，敬服敬服。」（圖42）¹⁴⁴尾崎對此印的章法和刀法頗為敬服。對鹽谷的評論為：「運刀布字，社中白眉。此作北窓二字，上下如揖讓更似可如何。」（圖43）¹⁴⁵針對此印提出「北窓」二字的章法過於平均缺少揖讓之美。此外，澤谷對此印的評論為：「壽石子就余學篆，未至一年。然其平生所作無一散漫，皆有稽度。此印殊當風韻，非羲皇以上人不能到此。或將來有驚殺人之大作，亦不可知也。古語曰：『學以不可已。青者取之，藍而青於藍。』贈你為誡。」澤谷顯然對學篆不到一年的鹽谷有「青出於藍」的期待。

山村春王月〈有所思〉，尾崎的印評為：「一刀截下，些無凝滯，老手老手。思字用古文，更似可如何。」¹⁴⁶

坪井華江〈歸依佛〉，尾崎的印評為：「筆鋒銳利，腕力道上，真不易及。依佛二字布置同格，似更可如何。」¹⁴⁷對這方印的老練的刀法頗為肯定，也對「依佛」兩字的章法應有變化提出個人建議。

陸、結論

尾崎秀真從1901年來臺後，即積極參與各項篆刻雅集活動，1907年發起日治時期臺灣第一個篆刻印社，鼓吹學印風氣；1923年「婆婆洋印會」、1929年「趣味之會」、1932年「趣味同人會」，以及1935年「玉山印社」，尾崎都是主要軸心人物。尾崎利用他在《臺灣日日新報》任職之便，在該報刊登篆刻作品，讓臺日印人有作品展示的園地，增加知名度，如1922年「古村讀餘印存」系列。尾崎還以藝文界知名人士的身分為篆刻家寫印譜序文，刊載篆刻識評文章，提升大眾印藝學養，如「水竹印社選」、「指頭禪」系列。對於有意投入篆刻研創者，慷慨將自藏印章鈐製成印譜贈與學習，如1918年贈與石原西涯之《古邨印存》、戴壽堪《比南印存》等，提攜後進不遺餘力。此外，接待日本篆刻家來臺做印學交流，如西樵石、中道對石、足達疇村、木村翠蔭等人。

尾崎秀真是詩書畫印的全才，篆刻對他來說只是業餘的「趣味之作」。從篆刻作品的藝術成就來看，尾崎與澤谷星橋、石原西涯、鹽谷壽石等人相較，或許稱不上「專業篆刻家」，但因為他交遊廣闊、見多識廣，且惜才、愛才，因此提拔多位臺、日籍印人如戴壽堪、澤谷星橋、鹽谷壽石等人。綜觀整個日治時期臺灣篆刻界，稱尾崎為推動臺灣篆刻的「領軍人物」，應該名實相符。



圖42 嶺竹軒 〈高臥竹窓〉（圖片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5月2日，版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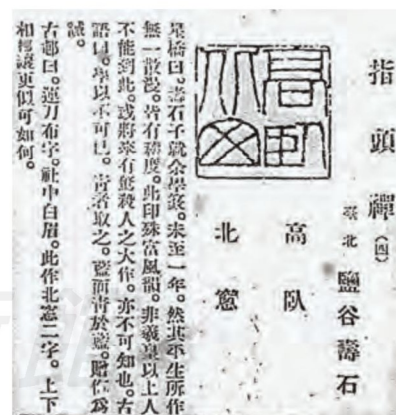


圖43 鹽谷壽石 〈高臥竹窓〉（圖片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5月4日，版4。）

144. 〈指頭禪〉（三），《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5月2日，版4。

145. 〈指頭禪〉（四），《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5月4日，版4。

146. 〈指頭禪〉（五），《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5月8日，版4。

147. 〈指頭禪〉（六），《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5月9日，版4。



圖45 尾崎秀真 〈秀〉 0.9×0.9公分 約1949 田才秀季子女士藏（圖片出處：葉碧苓攝影。）



圖46 尾崎秀真 〈讀古〉 3.1×3.1公分 約1949 田才秀季子女士藏（圖片出處：葉碧苓攝影。）



圖44 尾崎秀真 〈讀我〉 木板 約1949 尺寸不詳 田才秀季子女士藏（圖片出處：葉碧苓攝影。）

戰後，尾崎返回故鄉岐阜縣西白川村居住，即使當時物資缺乏、生活困頓，尾崎仍然苦中作樂，創作不斷。筆者在東京其幼女秀季子家中，看到尾崎以隨手撿拾之木材，鐫刻行書字樣的「讀我」木匾，鈐印黏貼〈秀真長壽〉的拓印（圖44）。還有一方尾崎刻給幼女秀季子使用之〈秀〉字的小石印（圖45）。此外，尚有一方白文之〈讀古〉石印（圖46），印風與筆者過目過之印譜上所見之數方〈讀古〉或〈讀古村莊〉皆不相同，此印雖無邊款，但可能也是尾崎返日後所鐫。由此可見，年逾70歲的尾崎，寶刀未老。¹⁴⁸

日治時期50年的臺灣篆刻史，尚有許多待查考、補充之處。希冀拙文能有「拋磚引玉」之效。

後記：拙文寫作期間承蒙東京田才秀季子女史於2017年8月7日、2018年1月27日兩度接受筆者訪問，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蔡碧芳小姐、國立臺灣圖書館周瑞坤先生提供諸多資料調閱、影印服務，簡英智、王威凱先生提供印譜電子檔，特此致謝。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148.圖43、44、45係尾崎秀真之女田才秀季子女史提供，2017年8月7日、2018年1月27日筆者於東京田才秀季子宅攝影。

參考書目

中文論著

- 王北岳，《四十年來臺灣地區美術發展研究報告之四——篆刻研究之研究報告》，臺中，臺灣省立美術館，1995年，頁19-20、47-50。
- 白佳琳，〈尾崎秀真在臺文化活動及漢詩文研究（1901-1946）〉，臺中，國立中央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7月。
- 李郁周主編，《曹容全集》，臺北縣，澹廬書會，2010年。
- 李郁周，《書禪·厚實·曹秋圃》，臺北，雄獅，2002年。
- 李中然，〈石原文庫所藏印譜之調查與研究〉，新北，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6月。
- 林玫君，《從探險到休閒》，臺北縣，博揚，2006年。
- 林乾良，《福建印人傳》，福州，福建美術，2006年。
- 施翠峰，〈臺灣美術奠基功臣尾崎秀真〉，《藝術家》第376期，2006年9月。
- 連橫編，雅堂叢刊之四《雅堂叢刊詩稿》，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7年。
- 許時嘉、朴澤好美編譯，《初山衣洲在臺日記（1898-1904）》，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6年。
- 梁乃予，〈日據時代在台日本印人〉，《意古樓印課》，臺北，台灣印社，2001年。
- 陳宏勉，〈戴壽堪——二次大戰後臺灣篆刻界的推手〉，《中華民國篆刻學會年刊》，第17期，2014年2月。
- 陳宏勉，〈台灣篆刻推手——戴壽堪〉，《典藏古美術》第178期，2007年7月。
- 黃瀛豹編，《現代臺灣書畫大觀》，新竹，現代臺灣書畫大觀刊行會，1930年。
- 黃琪惠，〈臺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史物論壇》第5期，2007年12月。
- 廖瑾瑗，〈「物」的觀看——論尾崎秀真的「趣味」觀〉，《背離的視線——臺灣美術史的展望》，臺北，雄獅，2005年。
- 鳳氣至純平，〈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的台灣歷史像〉，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年8月。
- 戴壽堪，《比南印存》，臺北，戴壽堪，出版年不詳，王威凱先生藏。

魏清德，《百一山房集印》，臺北，魏清德，1920年，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簡英智，〈從臺灣所藏古印譜試析對篆刻流風的影響〉，《書畫藝術學刊》18期，2015年6月。

外文論著

山田敬三，〈尾崎秀樹著《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中譯本評介〉，收入尾崎秀樹，《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臺北，人間，2004年。

平井榴所，《蓬萊印存》，臺北，平井榴所，1934年，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石原西涯，《印存 貳》，臺北，石原西涯，出版年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石原西涯，《聽鶯山房印存》，9冊本之8，臺北，石原西涯，出版年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石原西涯，《聽鶯山房印譜》，5冊本之1，臺北，石原西涯，1931年，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石原西涯，《聽鶯山房印譜》，9冊本之2，臺北，石原西涯，出版年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吉川利一、松尾德壽，《高砂文雅集》，臺北，高砂文集社，1914年。

尾崎秀真，《古邨印存》，臺北，尾崎秀真，1918年，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尾崎秀真，《古邨讀餘印存》，臺北，尾崎秀真，1922年，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尾崎秀真，《尾崎秀真印譜》，臺北，尾崎秀真，出版年不詳，國立臺灣圖書館藏。

尾崎秀真，〈原始的經濟の研究〉，《臺灣經濟叢書》2，臺北，臺灣經濟研究會，1933年。

尾崎秀真，〈尾崎秀實の生い立ち〉，《回想の尾崎秀實》，東京，勁草書房，1979年。

尾崎秀樹，〈父のうしろ姿〉，《私の父、私の母》，東京，中央公論社，1994年。

高澤壽，《教育勅語印譜》，臺北，高澤壽，1930年，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野中秀昭編撰，《林朗庵自用印展 華麗なる鑑藏印》，茨城縣，古河市篆刻美術館，2013年。

婆娑洋印會，《婆娑小景》第4集，臺北，婆娑洋印會，1927年，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婆娑洋印會，《婆娑小景》第5集，臺北，婆娑洋印會，1927年，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渡邊刀水，《雁魚集》第45卷，臺北私人收藏。

趣味同人會，《拾逸印集》第1卷，臺北，趣味同人會，1934年，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趣味同人會，《拾逸印集》第3卷，臺北，趣味同人會，1934年，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檜山幸夫，〈解說〉，《台灣史料綱文》下卷，名古屋，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台灣史料研究會，1989年3月。

鹽月桃甫，〈木喰五行上人 文竝びに繪〉，《新高》第12號，1939年2月。

其他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時報》，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

《鐵網珊瑚》，臺南，水竹印社，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圖書館藏。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